

如何以「我穿越成了病娇文里的恶毒女配」为开头，写一篇小说？

【完结】柳上月梢

我穿越成了病娇文里的恶毒女配。

穿过去的时候，男主正在剁人。

血腥味弥漫开来，大刀切割人体的声音与剁排骨类似。

王府地牢中躺着一地零散的死人，以及我这个恶毒的侧妃-苏月璃。

此情此景，我不想吟诗，只想快点死过去。

原书中苏月璃就是被这样的场景吓死的，好死不死，她死了，我魂穿了！

敬王南宫迟看着悠悠转醒的我，吩咐道：“六七。”

六七是他的暗卫，此刻的刽子手，行刑这种事，王爷怎么会亲自动手？

所以他只是在观看杀人。

六七用一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手帕擦了擦刀刃，便拎着那把大刀朝我走来。

大刀垂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我瘫软在地，只看见少年玄色衣袍的底端透着点点银光。

六七脚步沉稳地向我走来，面无表情，好似那些人都不是他杀的一般。

脚边的尸首是苏月璃的两个丫头，已是面目全非。若不是看过这小说，我都不知道那躺着的是男是女。

敬王爱他的王妃爱的深沉，所以她只是流了个产，他便大开杀戒；把王府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出凶手。

凶手恶毒，但是怂的很。

看着自己的丫头小厮死得过于惨烈，她便省事儿地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我可没那么怂！

噗通往地上一跪，“王爷饶命啊！不是妾身做的。”

俗话说的好啊，该认怂时就认怂，面对老虎也从容。

这坏事是苏月璃做的，我总不能替她受罚吧！

南宫迟按了按太阳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你做的？”

woc！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做的啊！

“那个.....妾身不通医理，不可能害正妃娘娘的。”

林满满不是被人推倒流产的，而是被‘我’下毒流产的。

‘恶毒的我’手法高明，所以南宫迟其实也只是怀疑，并无证据。

地上尸体很多，想必南宫迟看这场杀人游戏已经看累了，我再狡辩一会，没准他会饶我一命？

“六七，动手吧。”

南宫迟确实不耐烦了，只是他并不在意我这条小命。

六七把大刀扔在一旁，换了把极其锋利的匕首。

手起刀落，我裸露在两个男人面前。

该死！

杀我之前还要羞辱一番？

南宫迟是个变态的死病娇，心里只有他的王妃林满满，根本不顾他人死活；六七虽然年轻，却是个心狠手辣的，对于南宫迟下达的指令，他从来都是超额完成任务。

比如现在，他就拿出一个长满小刺的铁球，往我身上一扔，正扎在我紧致的小腹之上。

光滑白净的皮肤瞬间涌出涔涔鲜血。

我疼的弯腰，颤抖着手想把它拔下来，还没得手，另一个铁球又飞了过来。

“额！”

我被击中，一个踉跄向后退了半步；地上是小厮断裂的手臂，我崴了脚，倒在一旁。

“苏月璃，你确定不认吗？”

南宫迟朝我走来，昏暗的烛火笼罩着他，我疼的泪眼朦胧，看不清他的表情。

只有他的眼睛，毫无情欲，像个杀人机器。

我摇了摇头，“不是我做的。”

不能认啊，认了一准完蛋。

“罢了，不必麻烦。”

听他这样说，我顿时松了口气，还好还好，蒙混过关。

南宫迟转身吩咐六七，“直接用蛊虫吧。”

我：.....

六七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我神情恍惚地咽了咽口水。

传说中让人生不如死的蛊虫.....

妈蛋！

为什么我不是穿越成女主，非得是恶毒女配？

而且还是女配已经犯下大错的关键时刻，根本没得选啊！

六七毫不犹豫，一只手捏住我的脸，一只手将蛊虫喂我吃下去。

我的反抗在他面前就像弱鸡。

所以苏月璃为什么才八十多斤？

要是二百多斤，六七单手根本捏不过来吧？

南宫迟满意道：“在这看着她，本王要去陪王妃了。”

说罢转身离开，留下衣不蔽体的我和心狠手辣的六七，以及一地尸体。

蛊虫很快发挥作用，我的身体冷若冰霜，犹如置身冰坛，刺骨的痛。

我躺在地上，扭曲着身体；身上很冷，额头却疼得流出斗大的汗珠。

六七蹲在我身边，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嘴角上扬，伸出修长的手指，划过我的锁骨，再向下，掠过胸，又到小腹，倏地将铁球拔出。

鲜血喷涌而出，但我已经感受不到什么疼痛了，蛊虫让我忽视这些小小的疼痛。

他拔了两个铁球，继而低头，舔了舔我伤口上涌出的血。

我震惊着颤抖。

并不知道后面的情节，因为我只看到苏月璃死，后面还没来得及看.....

六七长得很稚嫩，大致是个未成年。

白净的脸有些纤瘦，眼睛不大却有神，睫毛浓密，唇红齿白。

我想不通这样美好的少年为什么要替变态做事，又或许他本身也是个变态。

他微微用力吸了口血：“姐姐很甜呢。”

我痛苦地皱了皱眉，无力说话。

六七眼神中流露着欣赏，他在欣赏我完美却痛苦的躯体，是何等的扭曲。

寒冷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火烧般的燥热。

热到每一寸皮肤都要裂开了，“帮、帮帮我。”

我聚集了全身的力气，只勉强说出这几个字。

六七细长的手指划过我的脸颊，浅笑着问我：“该怎么帮你呢？”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解蛊毒。

忽冷忽热反复折磨我，让我快要丧失理智。

我不知道他玩弄我到什么时候，因为我在不久后就彻底昏迷了。

我，终于被折磨得昏了过去。

再度醒来，不知何年何月。

身体像被卡车碾压过，我咬了咬牙，不管要面对什么，还是先睁眼吧！

“月璃，你醒了！”

眼前这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人不是女主又能是谁。

幸好，林满满坐在我床边，是一个正常的房间，那两个变态都不在。

圣母林满满眼含泪水地看着我：“月璃，我知道不是你做的，是我害了你。”

no，就是我做的。

她抹了抹泪，又道：“都怪我身子太弱昏了过去，没能阻止王爷，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和王爷说了，不是你害的我，你的毒王爷也给你解了。”

啊，圣母真好。

我都忍不住问她一句，“那你觉得是谁害的你呢？”

她思索片刻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或许是我命不好，跟这孩子没缘分吧。”

说着说着眼泪又往外涌，我的麻麻呀，她这比我被虐待的时候哭的还快！

这么圣母玛丽苏的女主，我怎么能做个恶毒女配害她呢。

于是我安慰道：“没事的，王爷对你那么好，你们肯定还会有孩子的。”

林满满拉着我的手：“我就知道月璃你人很好的，好了，不说我的事了，你昏迷了三天三夜，饿不饿？我叫他们备膳。”

三天，我居然昏迷了那么久，“现在什么时辰了？”

她看了看外面，笑道：“亥时已过。”

我大惊失色，“那王爷……”

果不其然，门外小厮传言：“王爷到。”

每日亥时南宫迟都必然和林满满在一起，这是原小说的人物设定。

就连他审问虐待我之时，也不忘到点就去找王妃，把我扔给了六七。

六七的脸忽然涌现在我脑海里，一阵心痛，呕出一口鲜血。

林满满本是起身去迎南宫迟，见我这样，又回头安慰道：“月璃妹妹你别激动，既然你已经嫁到王府，我就不会一个人霸占着王爷的。”

“？ ？ ？”

您怕是有什么大误会吧！

不出所料，南宫迟又是一脸的不悦：“满满，你胡说什么！”

我坐在床上，看他们二人手拉着手，林满满眼中转着泪珠，“王爷不要再这样了，也该分些爱给月璃才对。”

她话是这样说，但手却拉的更紧，眼神充满期待。

南宫迟抬手替她擦拭眼泪，叹道：“你让我去爱别人，还不如让我去死。”

啊，那你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

可千万别爱我。

也别霍霍我了。

我内心叹息，想当初作为一个读者，还觉得南宫迟爱得很专一，每次看他们撒狗粮，都是一脸老母亲的微笑。

如今我变成了当事人之一，尤其又刚被虐待过。

就当真应了那句话：脸上笑嘻嘻，内心妈卖批。

二人无视我的存在，你侬我侬了好一阵子。

终于林满满被南宫迟一个打横抱起，回他们自己的寝殿了。

所以.....

三天三夜了，我不吃点什么吗？

不吃！

狗粮我都吃饱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饿的睡不着觉。

神奇的是身上的伤好像都好了，并无异样。

我摸索着来到厨房，打算看看有没有剩饭剩菜。

正当我大口吃着馒头的时候，一只手拍上我的肩膀。

我惊恐之余转身，馒头轻而易举地将我噎住。

看清来人是个大妈后，我长舒了口气。

刚才第一感觉，竟害怕是六七？

大妈帮我轻拍后背顺气，低声道：“你这次做的很好，太子定会重赏。”

原来是我的接头线人-张妈

苏月璃之所以能成为敬王侧妃，自然不是南宫迟看上了她，而是太子有意安排的。

皇上年迈，皇位即将悬空，太子成婚多年未有子嗣，老皇帝一直耿耿于怀；敬王在朝表现出众，也是皇位的竞争者之一。

太子忌惮敬王先他育有子嗣，便命我害林满满流产。

我作为恶毒女配，一直以夺得南宫迟的爱为己任，自然愿意帮助太子。

所以原文中南宫迟虽然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但确实把身边的奸细杀光了。

现在由于我的到来，事情发生了偏差。

“张妈妈，我这次是死里逃生，难保下次能活着出来，能不能转告太子，我不想再替他做事了。”

我想离开王府，过点自由自在的日子。

“你忘了你家人还在太子手上？”

哦对，我忘了……

苏月璃还有一双弟弟妹妹，被太子挟持着。

可那又不是我的弟弟妹妹！

能有我的命重要吗！

我内心怒吼，却不敢说出来。

我不知道在这个充满变态的世界里，他们若是知道了我不是原先的苏月璃，会把我怎样。

解剖吗？

我沉默了，张妈妈道：“好孩子，太子对咱们都有恩，切莫再说这样的话了。”

我点点头，心想只能日后再找机会偷跑。

“后天就是皇家狩猎，你要跟着敬王一起去。”张妈妈上前靠在我耳边说：“找机会害他。”

妈耶！我又要作死了！

张妈妈看我面露难色：“至少也要害林满满，让敬王分心。”

“咳咳，我想想，想想。”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就出来偷吃个馒头，怎么还接到主线任务了？

告别了张妈，我偷偷摸摸回自己住处。

没点灯，漆黑之中好不容易摸到床沿。

上面竟有一只薄凉的手.....

“谁？！”

我惊悚地一跳老高，眼睛逐渐适应黑暗，只见床上躺着个人！

他悠悠转身侧躺着，一只手撑着头：“姐姐不乖哦，这么晚还跑出去。”

似笑非笑的语气，不是六七还能是谁！

王府侧妃半夜三更私会王爷暗卫？

这事传出去我就又一命呜呼了。

所以我不敢太大声，低低骂道：“你在这干什么？快滚！”

月光射进来，露出他斜斜上扬的嘴角，很是得意：“姐姐想让我怎么滚？”

我没心思跟他逗闷子，“少跟我装，被王爷发现了，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没办法，卑微的我只能拿南宫迟压他。

但他并不害怕，冷哼着道：“他和王妃翻云覆雨呢，怎么会像我一样只想来陪着姐姐？”

“别再叫我姐姐了！”

这个小变态，完全是把那天对我的虐待抛诸脑后了啊？居然像个没事人一般？这是什么心理？

“唔，那我该叫你什么？月璃？小琉璃？”

我靠！

“你到底想怎样！”

听着他稚嫩却魅惑的声音，我只感到恐怖与烦躁不安。

六七忽然起身，我下意识后退，很快便退到墙边，他压了过来。

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比我高出大半头，恐惧的压力袭来，我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双手置于他胸前，阻止他再靠近。

他微微低头，在我耳边密语：“你不是问我想怎样吗？”

“就这样。”

他再度舔了我，这次是耳垂。

我一阵矗立，全身酥麻。

二十好几的我被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调戏了。

我抬腿就要踢他，却被他轻易躲开，贴得更近，得意道：“姐姐越反抗，我就越兴奋。”

“.....”

不敢说话，因为我感受到他确实‘兴奋’了。

他轻轻蹭着我，跟那晚的狠狠摩擦判若两人。

“姐姐昏迷了三天，我想你想的紧呢！”

说着他便伸手抚上我的腰肢，紧紧缠绕着我。

“我是敬王侧妃，你敢这样对我，不怕我告诉王爷？”

他嘲笑着反问，“你敢吗？”

C！我不敢。

“我讨厌你，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扭过脸，不让他亲。

他从我脖颈抬起头：“那又怎样呢？”

继而低头继续缠绵，又亲到我耳畔时轻声开口：“我喜欢你，就可以了。”

我一抖，印象里是他拿着大刀剁人的画面。

就是这样的杀人狂魔，竟在我耳边诉着甜言蜜语。

六七一只手禁锢住我的双手，一只手在我身上乱摸。

他轻轻叹道：“姐姐的身子真是太美了，真后悔这么晚才见到。要是永远被关在地牢就好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呸！”

三月初夜晚的池塘，仍旧冷的刺骨。

可我只有把自己淹没在水里，才能恢复片刻的冷静。

当我拖着如烂泥一般的身体回房时，我已经预料到明天必然感冒了。

翌日。

何止感冒，我无力到下不了床了。

王妃遣人给我送来两个婢女-小红小绿。

毕竟原先的，都被南宫迟吩咐六七弄死了。

小红一边给我擦拭额头，一边道：“娘娘好端端的怎么病的这样重？”

小绿接话：“还是请御医来瞧瞧吧。”

我摆了摆手：“我自己的身子，自己清楚。”

小红皱着眉头：“可是娘娘这样，明天还怎么去参加狩猎啊。”

丫头的荣辱都和其主子有关，所以小红小绿想必也是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得宠，不再门前冷落。

但我实在不想去作死了！

“咳咳，我恐怕是去不了了，小绿，你去向王妃娘娘告假吧。”

只要我不去，男主女主出啥事就都不能赖在我身上。

就让我安安静静做个美女子吧！

“是。”小绿微微欠身行了一礼，恭敬地退出去了。

宁静的午后，我屏退了左右。

终于能躺在床上思考一下人生。

穿越到这个鬼地方四天了，该何去何从呢？

王府守卫森严，我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瘦子，偷跑显然很困难。

而且我偷跑之后去哪？

种田吗？

我也不会啊.....

勾引男主？

咳，比逃跑还难。

不说南宫迟的人物设定是只爱林满满一个，就说我被六七发生了那么不可描述的事，男主知道了也不能接受啊！

可叹我一个废柴躺平青年...

没有女主的光环，真不知道第几集就该嗝屁了。

“娘娘娘娘，王爷来了！”

外室伺候的小红兴高采烈地跑进来禀报，我心凉了半截。

眼见南宫迟林满满一行人进来，身后还带着御医。

“月璃，你怎么了？才一天没见，怎么病成这样。”

林满满皱着眉头，很是担心。

南宫迟也皱着眉头，“麻烦。”

而后示意太医给我诊脉，我苍白的唇一张一合：“恕妾身不能下床行礼，王爷王妃莫要怪罪。”

老话说的好，礼多人不怪。

南宫迟懒得看我，倒是林满满安慰道：“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做什么。”

想必是林满满央着南宫迟请来的太医，我可不相信男主能对我这么好。

太医老成持重，很快抬起手捋了捋胡子道：“侧妃娘娘只是风寒，并无大碍，微臣这就开药。”

“多谢太医。”

我淡淡开口，心道不妙。

这身子骨还挺好，这么折腾居然只是简单的风寒，万一躲不过狩猎可怎么办？

林满满拉了我的手：“没事就好，月璃你好好休息，明日我们还要一同去狩猎呢。”

我故作虚弱：“娘娘，我难受的很，能不能不去。”

“你要是不去，我就也不去，我要留下陪你。”

“.....”

这特娘的快变成百合文了！

好在南宫迟并不同意：“满满别胡说，你是本王的正妃，岂有不去之理。至于她，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罢了。”

他眼神瞟来，充满敌意；我吓了一跳，不敢再看他。

林满满起身哼了一声，继续戴着女主光环肆意耍小脾气：“猎场上都是男人，就算有女眷，也是些阿谀奉承之辈，哪有月璃和我聊得来。”

亏得林满满还把我当成好姐妹，苏月璃都不知道害了她多少次了，这个傻白甜。

眼看林满满就要生气委屈大哭三连，南宫迟赶紧妥协：“好好好，就算抬本王也把她抬去，行了吧？”

女主满意点头，女配欲哭无泪。

就这么被安排了.....

夜里，不知是否白日睡的多了。

辗转反侧也难以入眠。

好不容易有了困意，耳边又是一声声“姐姐，姐姐。”

魅惑的呢喃。

他说的明晚再来看我。

像是一道利刃扎在我的心口，不知道他何时会再用点力，让我一命呜呼。

又或者让我无限沉沦.....

恐惧中我昏睡过去。

连梦里都是少年苍凉的手指，惹得我大汗淋漓。

转天很早便醒了，微亮的天让我安心许多，至少昨晚是个无人打扰的夜。

小红小绿也早早便来伺候洗漱，一支支珠钗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惹得我心烦意乱。

“娘娘没休息好吗？脸色很是不好。”

我吸吸不怎么通气的鼻子：“病的难受。”

风寒好治，心病难医。

小红挑选着衣裙：“娘娘您本来就白，现下脸色更白了，不如穿件红色的，也喜庆些。”

小绿应和：“对对，奴婢再给您多涂些胭脂。”

“不了，选件素净点的衣服，珠钗也不用这么多。”

她们二人皆是失望，“为什么啊，娘娘这么好看，为何不好好打扮打扮？”

“就是就是，今日是难得的露脸机会，没准儿还能见到皇上呢。”

我不予理睬，坚信女配越出众地表现自己，死的越快。

皇家狩猎很是热闹，有点像现代阅兵，处处彰显着国力。

南宫迟在猎场门口与林满满情意绵绵了片刻便分开，去和其他皇子凑到一块。

我则随着林满满跟女眷说说笑笑。

自然是正妃林满满在说笑，而我跟在她身侧，着米白色小碎花长裙，未施粉黛，活脱脱一大丫鬟。

正是我想要的结果，大家都尽情忽视我吧！

女眷中多是各位皇子大臣的亲属，她们的地位是随着自家夫君而定的。

比如此刻被簇拥在C位的便是林满满与太子的正妃。

我反复打量二人，果然还是拥有女主光环的林满满更漂亮些。

随着一声“公主驾到。”

众位夫人恍然回神，齐齐上前与公主打招呼。

毕竟人家不靠夫君，拼爹。

南宫春实际上还是个孩子，不过古代人成熟的早，她又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气场自然十足。

表面客气地“大嫂”“二嫂”叫着，其实根本没把这些人放在心上。

林满满一脸慈母笑地拉着南宫春：“春儿又长高了呢，出落的也更漂亮了。”

南宫春与南宫迟皆是萧贵妃所生，自然更亲近些。

南宫春微笑回应，却转头看了我一眼，继而对林满满道：“这位便是二哥纳的侧妃吗？”

林满满拉着我道：“正是，月璃来见过公主。”

我欠身行了一礼。

南宫春撇撇嘴：“说什么倾国倾城，也不过如此，还不如我上次给哥哥介绍的宣羽县主。”

啊，好多事的小姑子。

我无语望天，难怪林满满在家抱怨这些女眷不好相处。

光一个小姑子就够呛。

林满满面不改色微笑道：“公主的玩伴自然天下无双，只可惜宣羽县主还未及笄。将来王爷若是需要，我自会替他留意合适

人选。”

女主不愧是女主，舌战婆家人还是有本事的。

既然不喜欢其他女人分享自己男人，又为什么对我很和蔼呢？

莫不是看出南宫迟对我一点点意思都没有……

众女眷又聊了好几个回合，尽些场面话。

皇家狩猎终于开始，皇子们骑着自己的战马，威风凛凛。

上座的皇帝已是花甲之年，得意地欣赏自己一辈子的成果-七八九十多个儿子。

好吧，我没数过来。

皇家狩猎其实就是一场家族游戏，比一比哪个儿子武功高本领强，获得更多的猎物；同时也是皇子们在皇上面前刷好感的大好机会。

宣旨的公公正念规则，一众参赛者皆如弦上的箭，准备冲出去。

未料还没开始，就已结束。

敬王的马不知为何惊了。

我对天发誓不是我动的手脚。

尽管太子甚为欣慰地看了我一眼。

.....

南宫迟武功不错，骑术也精；只是现下不知这马受了什么刺激，正疯癫地尥着蹶子。

他尝试了不少方法都没能让马安静下来，甚至更为发怒，一个踉跄将他摔了下来。

无人控制的马肆意妄为，竟朝着林满满冲来，像是早有预谋。

南宫迟摔伤在地，却见不得心爱之人受一点伤。

抓起地上石子运功飞出，直打得那马嘶吼一声，转身-
向我奔来。

我擦，我到底是什么炮灰女配？

什么都没做还能引火上身？

说时迟那时快，众女眷见情势不对，早东逃西窜了，徒留我在原地躲闪不及。

也不知道被马踩死能不能穿越回去？

抱着必死的决心，只听得嗖的一声。

骏马轰然倒地，眼睛被一支箭射穿。

救我的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太子。

太子手握金弓，正襟危坐于马上；见那马倒在地上没了危险，才朝我若有若无地点了点头。

四周侍卫也终于反应过来，上前治服还在翻腾的马；众人乱作一团，老皇上也大惊失色，忙宣太医来为受伤的儿子诊治。

我惊魂未定，狩猎不欢而散。

临时搭建的帐篷中，太医为南宫迟包扎伤口。

皇帝大怒，责怪下人玩忽职守，竟让烈马伤了王爷。

马夫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皇上恕罪，皇上恕罪，这马是敬王自己带来的，微臣真的不知为何会这样啊！”

“没用的东西，拖出去斩了。”

好家伙，合着南宫迟视人命如草芥的性子是遗传他爸爸？

在皇帝的淫威之下，我与林满满已经跪在地上。

“敬王妃，此事你有何看法？”

皇上发难，林满满一时也慌了，扣了几个头，不知如何回答。

我正在思考要不要帮着说点啥，太子抢先开口。

他上前一步，声音洪亮：“父皇，此事想必是有蹊跷，儿臣愿为父皇分忧，调查此事。”

皇上点点头，不甚满意地看着我们二人：“别在这磕头了，还不快去照顾敬王。”

我们二人连连称是，离开时我偷偷看了太子一眼，若有所思。

思的是.....

老地方是什么地方？

适才慌乱之中，他塞给我一张字条：今晚老地方见。

虽然你救了我，又在皇上面前帮我们解围，但我真真不知道老地方在哪啊！

狩猎乃在近郊，当天来不及返回皇城，众人便在附近行宫歇了下来。

南宫迟不让我去照顾他，我也乐的清闲，懒得管男主女主你依我依。

话说南樾国国力昌盛，就连这郊外的行宫都修葺得金碧辉煌，甚至每个院子里还带有独立的温泉池。

天色渐暗，我泡在泉水中仔细研读字条上的字。

笔锋俊朗有力，公正得体。

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地点写的一点也不明确。

其实我是想去赴约的，毕竟这些天来一个可靠的人都没出现。

太子再差也不会比敬王府那两位差。

而且万一我抱上了他的大腿，没准还能逆风翻盘，走上人生巅峰。

如是想着，我一拍大腿打算去瞎转碰碰运气。

却不料刚起身，脚下便是一滑，又跌坐回去。

肩膀被一只从后面袭来的冰凉爪子按住，“姐姐要去哪？”

我靠，这货怎么也来了！

温泉不断冒着热气，我却下意识开始发抖。

我得了一种病，遇见六七就发抖。

少年修长的手指搭在我锁骨上，微微低头便能看见，我却不敢多瞧。

思及我此时只穿了肚兜与褌裤，这变态出现的可真是时候。

“起开，我要去穿衣服。”

我克制住内心的慌乱，小红小绿就在院外，更有不少侍卫在周围，尽量不要发生什么惊动了众人才好。

他的手指向下一滑，探进我胸前，“怕什么，又不是没看过。”

我嫌恶地躲开，往边上蹿了蹿，回头恶狠狠瞪着他。

这一看不要紧，眼前这人哪还有平时那副悠闲嘴脸。

身上满是血迹，发丝也凌乱了不少，活脱脱像从乱葬岗里爬出来的。

难怪他放在我肩上的手那样冰凉。

他坐在岸边，单腿卷曲在地，右手搭在另一条立着的腿上，见我看他，立刻换了副委屈模样。

“我受伤了呢。”

我看着他难得向下的嘴角，狂喜，“真好。”

六七冷冷一笑，挽了挽发，“看来姐姐真是一点也不在意我。”

我回了他更冷的一眼，反问：“我为什么要在意一个伤害我的禽兽？”

“呵，也对。”

他低头捏了胸前沾血的衣服，“可惜啊，这不是我的血。”

“.....”

少年得意的表情让我像是吃了苍蝇，堵得哑口无言。

他突然拉起我浸在水中的手，“姐姐不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吗？”

我紧紧攥着拳头，手心是那张已然湿透的字条。

为什么有一种被捉奸的感觉？

他很用力，像是要把我手腕抓断，生疼。

“你放开我！”

我努力掰他的手指，无果。

只听他可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你就这么不愿让我碰你？”

“对！”

我红了眼眶抬头怒视着他，“我烦你恨你，你死了我才开心！”

下一瞬手腕得到了解脱，他冰凉的手却精准地掐在了我脖子上，只得被迫仰头，眼前发白。

恐惧的窒息感袭来，我慌乱地拍打着他。

阵阵恍惚，六七的脸都像是两个。

他质问我：“不让我碰，却让别的男人摸你的手？”

“？？？”

听不懂，我也说不出话。

只觉得喉咙生疼，脑子胀胀的，血气上涌。

一命呜呼之际。

六七忽然松了手，将我揽到怀里，啃一般地对我的唇进攻。

我再度咬他下唇，顺势推开，抬手就是一巴掌。

“你疯了！”

咒骂完，我便瘫在水里贪婪地大口喘气，有一瞬间真以为他要杀了自己。

少年冷脸舔了舔腮，脸上鼓出一个圆圆的形状。

“姐姐力气真大。”

“我、我恨不得打死你。”

他脸上肉眼可见地出现了三道红印，我确实使了全身的力气。

但这又怎么够呢？

六七不怒反笑，温柔地看着我，“我早说过了，姐姐想怎么报复都可以。”

我咬牙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又打不过你！”

哎，真是史上最无力的反击！

他笑的更加肆意：“姐姐可以在床上报复回来。”

“我呸！你这个禽兽不如的畜生！”

抬手还想打他，却被他扼住手腕，

我不服：“你不是说可以随便打？”

“哦，忘记了。”

六七回答的风轻云淡，又好似无赖。

我看着眼前露出大大笑脸的男孩，一阵无奈。

远处传来声响，似乎有人在喊...

“抓刺客、抓刺客。”

“太子遇害了！”

“.....”

我瞪着眼前满身鲜血的少年，他果然不负众望：“你们眉目传情，他还摸了你的手，当我瞎吗？”

“所以？”

我已经知道了结果，但还是忍不住发问。

“所以...我就把他杀了。”

轻而易举的几个字，他微薄的唇一张一合便说出口。

我心如寒潭，尽量平稳道：“你误会了，我跟太子什么关系都没有。”

六七点点头，“很好，就当我想多了。”

“可你已经把他杀了！凭什么！”我喘息地更厉害，胸口不断起伏，“哪怕你先问问我！”

“不重要。”

“一条人命，还是当今太子，你说不重要？”

恶魔一样的少年，让我如坠深渊。

他说：“想杀便杀了。”

随即抬眼看我，凝视：“你在心痛？”

少年的眼中充满疑问与期待，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不在意太子的生死。

我又怎会让他如愿？

虽然跟太子没什么感情，但我想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这样心狠手辣。

我冷笑：“你可知谋杀太子是多大的罪过。”

六七抬手抹了一把我不知何时流下的泪，答非所问，“你竟然为了他哭。”

我甩开他的手，趁他没有防备，大喊道：“来人呐，抓刺客！”

死吧，结束吧！

鱼死网破也挺好。

我真的不想再跟着这个变态沉沦了。

六七来不及阻挡我喊出口的话，不远处便传来侍卫奔跑的脚步声，以及小红小绿着急忙慌的担心。

我第一次对着这个少年笑的如此灿烂：“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

揭发此事，我大不了算个不检点，运气好南宫迟不杀我，将我赶出府，反乐的自在。

而某人刺杀太子，必死无疑。

“很好，姐姐。”

六七脸上没有一丝慌乱，手脚麻利地宽衣解带。

这是要来个抓奸拿双？

拖我下水？

思考未果我便腾空而起，空中徒留点点惊起的水花，少年将染血的外袍包裹在我身上；继而纵身一跃，带着我立于房顶之上。

众人转眼已冲进院子，小红大喊：“不好了，娘娘被刺客挟持了！”

侍卫纷纷举剑指着我们，“大胆刺客，还不快快束手就擒，放了侧妃娘娘！”

我看着单手帮我系外袍带子的少年，冷笑道：“重重包围，你以为跑的了？”

“若是这么多人看了你衣衫不整的样子，我可就有点忙了。”

生死关头，他在意的竟然是这？

只见六七不知从哪掏出两个圆球，往地上一扔，顿时起了滚滚浓烟。

竟是两颗威力极大的烟雾弹。

糟糕！这小子莫非早有准备？

再回神时，周遭场景正飞速后退；他单手揽住我的腰，以绝佳的轻功飞檐走壁。

时不时传来他得意的声音：“不想摔死就抓好我。”

“.....”

我看了看忽远忽近的地面，怂了。

伸手搂住他的背，便听见头顶传来熟悉的笑声。

可恶！

行宫不似皇城那般守卫森严，却也有着层层看守；每当被人拦截，六七都是单手抱我，单手战斗，没给我留下一点逃跑的机会。

反而被他晃的想吐。

我真是太垃圾了。

不知不觉间跑进一片山林，万千侍卫，竟真让他逃脱了？

这小子居然是个武林高手，欲哭无泪。

六七带着我靠在一棵树旁歇息，我皱巴一阵，没能挣脱出来，只得近距离打击他：“这就累了？也不怎么样嘛。”

他没说话，好似真的累了。

只是微微用力，让我靠在他怀里，听着他心跳的频率逐渐增快。

一时之间无人言语，只能听见林中风声和偶尔的鸟叫。

“你不是说不是你的血吗？”

他胸口渐渐漫出血迹，无比湿润温热，我微惊，想退一步看看，却被他紧紧禁锢住。

六七按住我的头，不让我看他，“骗你的。”

听得出他声音不似往日，想必伤的极重，我说不清此刻的心情，只道：“杀人如麻的暗卫刺杀个太子都要受重伤，你也是很废了。”

头顶传来淡淡的笑声，有点勉强，“姐姐是在担心我吧。”

“我担心你死不了，继续害我。”

他抚摸着我的背，声音不大：“敬王身边都安排了许多高手，何况是当今太子；一口气杀了那么多人，受点伤很正常。”

这个疯子。

所谓的受点伤，正涔涔地往外渗着血。

我觉着有点慎得慌，“放开我吧，我也跑不了。”

“不要，抱着姐姐就不觉得痛了。”

“呵呵，你还知道痛？我看你马上要失血而死了。”

想不通这人，刺杀太子受了重伤，不快去逃命，反而来调戏我？

还带着我这个累赘一起逃，真是嫌死的不够快。

“嘘，来人了。”

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想必是追兵即将赶到。

我不知为何压低了声音：“适可而止吧，跑不掉的。”

六七并不回答，攒足了力气，再度带我飞奔起来。

身后是追兵喊打喊杀的声音，身边人只淡淡说了一句：“我可以死，但从不认输。”

你大爷的，我不想死啊！

呼啸的风迎面灌来，衣襟被吹得贴在身上，有如斗篷一般。

更是被风噎得说不出一个字。

直跑到悬崖边，仍未甩开重重追兵；我心道不妙，下一刻便像是自由落体。

失重过程中，有人紧紧抓住我。

我死了。

眼前是一道泛着白光的门，黑白无常押我进去。

正堂端坐着的好似阎王，满脸胡须。

他一拍惊堂木，“晚了好几天，你总算是死了。”

我被押着在地上磕头：“冤枉啊！我才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我不是苏月璃！”

阎王翻着小册子，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俨然是苏月璃的模样，放在我脸侧一对比。

“就是你，快，拉去喝孟婆汤！”

咕咚-咕咚。

奈何桥上人很多，都在排队喝汤，我左右张望，终于在不远处看到那熟悉的脸。

我乐呵呵跑过去，拍着六七的肩，“你也死了啊，来，让我插个队。”

他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悠哉开口。

“你踩我脚了。”

“啊？”

惊醒，山洞中黑漆漆一片，几根木柴堆砌出微弱的火光。

不知昏睡多久，只觉口干舌燥。

少年正握着匕首，剜胸前的肉，鲜血淋淋。

原本完好的胸肌，此刻被刺得破烂不堪。

片刻后，一个血肉模糊的东西掉落下来，似是什么不知名的暗器。

他整个过程没发出一点声响，看的我心惊，震惊之余甚至分不清哪个是梦，哪个是现实。

“醒了？”

六七看向我，他额上的发被汗浸湿了，表情却不狰狞，“姐姐来帮我包扎一下。”

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拾起地上他早已撕好的衣服，一条一条缠上去。

不擅长做这些的我，勉强给他弄了弄，不露出伤口而已。

那深深的外翻的血肉，实在太令人心惊胆战。

我用力打了个死结，他发出嘶的一声，“姐姐，轻点。”

可笑，以为我没看见你面不改色的剜肉？

“对自己都能下狠手，难怪不拿别人的命当一回事。”

他抓着我的手，轻挠手心，“我怕姐姐下不了手，不忍割开我的肉，只好自己动手了。”

“误会了，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随时欢迎。”

六七展开怀抱，当真等我扑过去。

我甩开他的手，转身骂他：“无耻。”

洞外大雨封山，已是深夜，却不见月光。

挪了几步便到洞口，向下一看，深不见底。

原是身处一处悬崖绝壁上的洞穴，空间不大。想必是我昏迷之时，他顺着蔓延在崖上的树藤，潜入这洞中。

真是个好得天独厚的地方。

我叹道：“没这山洞，咱们就摔死了。”

身后无人回答，转身却见少年靠着墙闭目睡着了，发出轻轻的鼾声。

火光打在他脸上，睫毛投出长长的阴影；本就偏白的脸如今因为失血过多显得有些苍白。

原来他也不过是个普通孩子，会困会累。

我的目光洒向他手的方向，三十公分左右，是他扔在一旁的匕首。

是我初来那日，割开我衣服以便羞辱的匕首。

是杀人的利器。

杀了他。

内心萌生出三个字。

天时地利，这是唯一的绝佳机会。

我放轻了脚步，以免惊醒他。

很快便蹲在他旁边，细细看那匕首上的花纹。

一只狐狸图腾，本是金色的，现已被血色浸染。

我咽了咽口水，伸手攥紧匕首，直指他心脏的位置。

一幕幕，他的调戏、虐待，轮番在我脑中上演；我告诉自己，杀的是一个坏人。

不应该犹豫。

可我犹豫了。

且不论我连条鱼都没杀过，就算我下得去手，一刀能毙命吗？

杀不死会不会被反杀？

此刻，少年总是带着笑的脸，仿佛印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清纯的脸下到底藏着一颗多凶残的心啊？

就在我犹豫不决之际，手腕再度被扼住，他闭着眼睛道：“我只是赌一把罢了。”

我微微怔愣，只见六七打开眼皮：“跳崖堵的赢，可是姐姐……”

他原是在回答我刚才的话，内心挣扎了这许久，我早将先前说的话抛诸脑后。

“姐姐真让我伤心呢。”

话音刚落，他已扑过来压在我身上，双手像手铐一般将我的手按在地上。

我无奈丢了匕首，暗恨方才摇摆不定。

他似乎看透了我的想法，耐心教我：“杀人，千万不能心软。”

又是这般戏谑的眼神，我恨的牙痒痒，“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不手软！”

六七笑了，凑近我低声耳语：“哪有这么多机会？”

“姐姐既然伤了我的心，就该好好补偿我才是。”

我大脚趾头都能想到他指的是什么，怒斥：“混蛋！你放开我。”

他亲了亲我的脸颊，“你叫我混蛋的样子，真可爱。”

说罢便行禽兽之事，我奋力反抗，双手却早早被他拴住。

山雨愈发大，声声刺耳，湮没了我的一切。

虽然已被他得逞，我仍不甘心，抬头猛地撞击他伤口。

预料之中的鲜红一片。

少年停了一瞬，抬眼看我，随即邪魅一笑，用力报复了回来，像是在征服。

我被撞得支离破碎，再无还手的余地。

隐约间听到他说：“既然姐姐喜欢玩点刺激的，我一定奉陪到底。”

六七抱着我在地上翻滚，我甚至听到他闷哼的声音，胸前的血很快染到我身上。

我早已软若春水，娇滴咒骂：“你个疯子，真想死在这吗？”

他轻轻皱着眉，“还不是姐姐害我这样的？好痛啊。”

“活该。”

六七禁锢着我的腰身，让我坐在他身上，我解放了双手第一个想法便是抬手打他。

高举的手投下阴影，少年并不躲闪，暧昧开口：“打吧。”

火光暗淡，已经快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的手迟迟未落，不知道该不该陪他玩此等游戏。

只闻少年轻言，似委屈似哀求，“亲亲我可以吗？姐姐。”

他盼望着我主动，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作为威胁。

当暗红色愈演愈烈，我险些上当。

幸好地上的匕首提醒我，方才还想杀了这人。

六七见诱惑无果，随即一个翻身将我放下，又欺身吻来。

意乱情迷，口中很是湿润，不知何时涌进一些不属于我的口液。

我瞪大眼睛怒视着他，恶心。

他却不松口，强行迫使我咽下去。

惊慌伴随着无奈，我不知道这场连体婴儿的节目何时才能落幕。

更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沉沦。

再醒来时，天已大亮。

我枕在他胳膊上，微一翻动，少年便醒了。

他笑着看我：“我的手没知觉了。”

“恭喜你，离瘫痪在床又近了一步。”

我翻了翻白眼，赶紧坐起来，早一秒钟脱离他的怀抱都是好的。

只是一起身身上的酸痛迫使我拥有一段不好的记忆，想忘都难。

他没起来，躺在地上问我：“瘫痪是什么？”

“就是只能躺床上，哪都动不了。”

我背对着他，随意解释；他像个好奇宝宝：“夫妻之事也不行了吗？”

“对！”气死我了，这倒霉孩子年纪轻轻，脑子里怎么这么多黄色废料！

“那可不行，我不能瘫痪。”

随即手撑地跳了起来，活力得很。

可以看得出，他今日心情甚好。

我双手抱腿蜷在地上，“还以为你昨天要失血身亡了。”

六七走到洞口，打量外面的环境：“这般荒凉之地，我死了你可怎么办？”

“也对，最好带我出去你再死。”

昨日对他动了杀心，根本没想退路在哪。

他没提那事，只凑近我，认真看了又看，“姐姐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我叹气叹到快断气了，语重心长：“六七，我跟你认识才几天，你看看你对我都干了什么？虐待、羞辱，还.....反正我不可能不恨你。”

少年转着眼睛，一阵思索，终是开口道：“我从不对别人这样，我只是喜欢你。”

“你的喜欢我承受不起，别再喜欢了。”

喜欢我？我看你是喜欢玩我！

我对答如流，其实事到如今，心态已经很平和了。

狗咬了我，我总不能再咬回去吧？

倒霉罢了。

六七脸上流露出点点失望，在他这个年纪，应该还未经历过太多被拒。

更遑论情爱上的挫折。

孩子，习惯就好。

我在心里这样劝他。

他沉默一阵，复又将手搭在我肩上，“相信我，你承受的起。”

“.....”

好您嘞，爱咋滴咋滴吧！

生死面前，其他皆无意义。

我们决定先离开这个暂避风雨却没吃没喝的地方。

悬崖很是陡峭，尽管有些藤蔓，我也是断然自己下不去的；六七背着我向下攀爬。

他身形矫健，飞跳结合；我都忍不住感叹：年轻真是好啊。

可惜崖底一片荒凉，连个果子都没有。

坐在大树枝杈上，我看着身边的年轻人翻了翻身上的装备，期待他能随身带个大饼啥的。

果不其然，他惊喜地拿出什么，举到我面前。

“还有半根人参，要不你嚼嚼？”

“.....”

我一翻白眼推了回去：“留着等你快死的时候熬汤吧。”

六七收起人参，调笑：“那就只能吃我了。”

“滚。”

他飞身跳下树杈，回眸一笑：“我开玩笑的，姐姐。”

继而张开怀抱对我道，“下来。”

离地至少五米，我有些恐高，暗骂他实属故意，不带着我一块下去。

“下来吧，我接着你。”

我严重怀疑这死小子不安好心，打算等我跳下去他再一个踉跄摔倒，让我趴他身上，顺便亲他一口。

多偶像剧的情节。

“不用你，我自己爬下去！”

不就是爬个树吗？谁不会啊！

于是当我上下两难，以极其不雅观的形象趴在树干上的时候。

下面传来略有压制的笑声。

笑吧，你就笑吧，笑死你得了。

“啊-啊.....”

pia

我成功落地了，是以一个大字型。

头顶逐渐被一片阴影盖住，六七低头看着我：“我听话吗，姐姐？”

“嗯？”

“你说的不用我接啊。”

这缺德孩子！

我不顾摔得屁股疼，跳起身追着他打。

他笑嘻嘻往前跑，时不时回头嘲笑我，耀武扬威地让我跑快点。

“六七！你给我等着！”

少年开心地与我玩着追逐游戏，我也不易觉察地弯了弯嘴角。

正合我意。

待他离开视线，我一个转身向后奔去，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

来到方才观察好的一个山洞，藏好。

就这样分道扬镳吧。

我也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崖底树木丛生，各式各样的山洞也很多。

他不一定能找到我，但我仍旧悬着一颗心。

若是被他抓到，会不会.....

我摇了摇头，强迫自己不去想他杀人的样子。

只是肚子很不争气的咕噜几声，我安慰肚子：再等等，等他走远，就出去觅食。

恐惧支配着我，时间变得极度缓慢，百无聊赖到在洞里扣墙。

我甚至幻听了，觉得他喊我的声音越来越恐怖。

那是一个阴暗逼仄的地方.....

六七拖着大刀，刀尖满是鲜血。

地上堆砌着各种各样的四肢。

他没了笑容，恶狠狠向我走来。

“该你了，姐姐。”

“啊！”

我叫出了音，胸前阵阵起伏。

环顾四周，才发现空无一人，原是我饿得昏睡过去，又做了那样的噩梦。

天色逐渐暗下来，乌云遮蔽了月光，星辰几不可见，又是暗夜。

我一鼓作气站起身，双脚有些发软。

他这么半天都没找来，看来我安全了。

带着窃喜，我走出山洞，打算先找找有没有食物和水。

咦？哪来的香气？

没走几步，便听对面丛林沙沙作响。

原本的安静使人耳异常灵敏，细细看去，几点绿色正藏匿其中。

不似萤火虫般跳动，是成双的凝视。

狼群！

我顿时吓得不敢喘气，女配果然还是女配。

如果能读档重来，我一定生好火躲在山洞不出声。

进退两难之际，阴风阵阵，一团团漆黑的阴影覆盖于狼群附近。

紧接着是各路野兽的嘶吼，生猛至极。

狮子？老虎？熊？

我这是睡了一觉穿越到动物世界了吧？

天可怜见，这地方太缺吃的了，以至于天降了我这么一个大活人，便引来了它们。

大哥们，我这点肉都不够你们塞牙缝啊！

头一次觉得呼吸如此多余，一颗汗珠从头顶流进眼里，我都不敢擦。

幻想着它们集体扑来的样子。

眼前悄无声息地落下一人，用食指轻点我唇瓣，示意噤声。

我欣喜若狂，用口型道：快带我走。

虽然在六七身边也总有生命危险，但他总比这些不通人性的野兽强点，嗯，半点。

少年歪了歪头，神色淡然，假装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咬着下唇，苦恼至极，用力指了指不远处。

他回头看了一眼，故意道：“那又怎样呢？”

“你！”

我数落他的话尚未出口，野兽们便已闻声发起攻击。

接踵而至的是它们奔腾的铁蹄声。

以及即将享用大餐的欢呼。

就在我险些吓破胆的时候，脚下一空，六七带着我东踏西跳，很快落于一棵甚高的树上。

只见群兽冲至洞口，并没再追我们二人，纷纷对峙起来。

争夺、厮杀。

血腥的味道传来.....

我一阵作呕，却因害怕强忍了下来。

“怕了？”

他将我慌乱的碎发别在耳后，贴过来轻言：“继续看，还有更好玩的。”

不出多时大半野兽都已阵亡，剩下的也尽是负伤。

紧接着嘶嘶声不绝于耳，一条条弯曲的生物吐着信子，围攻上去。

背上的花纹彰显恐怖。

纵然野狼狼厉、猎豹凶残，也难敌毒蛇灵巧。

终于，撕咬争斗全部安静下来。

那些毒物蜿蜒在野兽的尸身上，久久不能散去。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用余光看身边少年。

他手指间捏了只瓷瓶，像是没装一点东西，轻盈的很。

只是其中飘出的阵阵香味正和我在洞口闻见的一模一样。

六七把玩一阵，倏地将那瓶子远远扔去，落在毒蛇附近。

毒蛇再次疯狂吐着信子，将瓷瓶淹没。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不可思议却又在情理之中。

“该不会这些，都是你引来的吧？”

大风过境乌云散，月悬中空，近乎圆满。

他用两指轻挑我的下巴，冷言：“你要是再逃，可就不止这些了。”

我闻言身子一晃，堕向毒蛇。

六七眼急手快，抓住我的肩膀，将我安稳放回。

覆上温柔的笑：“姐姐，小心点。”

这该是多么精分的人，设了圈套让我一步步落入，再出来救我，却丝毫不隐瞒真相。

倒不如骗我到底，还能落个英雄救美的好名声。

不难想象我此刻煞白的脸色，他伸手揉我僵硬的脸颊，安抚：“想和姐姐一起看场戏而已，不要多想。”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冷汗涔涔，却眼神坚定。

六七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思，“同归于尽？”

是的，此刻我竟想带着他沦为毒蛇的盘中餐。

他没挣脱我的手，反是凑过来揽我肩膀，迫使我向下看。

月光已明，清晰可见的是被毒蛇咬过瞬间紫黑的野兽。

“姐姐想知道蛇缠在身上的感觉吗？”

六七缓缓开口，并无丝毫恐惧，甚至略带享受，好似下一瞬就要带我下去体验。

我怂了，握紧他的手。

“呵，这么多汗。”

他揉了揉我的手心，笑道：“看来姐姐真的吓到了呢。”

我说不出口，紧张得嗓子都干了。

肩上的手移至腰间，“我已探到不远处有户人家，我们去借住一晚吧。”

转眼看他，只见少年神情自若，无一点波澜的转移了话题。

我抖着声音道：“你离开过这？”

他点了点头，不置可否。

“我若是提前出来，岂不……”

“姐姐的运气向来不错。”

“混蛋！”

怒气使我冲动，全身用力，拉着他向下倒去。

死，我再也不想被他玩弄于掌心了。

不消一秒，树影重重，再度映入眼帘的便是带着暗红花纹的蛇。

离我那么近，触手可及。

只是少年轻易找了个空子，脚尖点地。

毒蛇在我眼前滑过，却亲眼看着两份大餐溜走。

近乎飞翔的轻功，大风灌耳，我抖成了筛子。

直至再次落地，我都没缓过神来。

是片小树林，不远处正燃着烛光，果然是户人家。

恐怖早已烟消云散。

我却不争气地蹲在地上，哭了。

六七似乎没想到我的崩溃，弯腰抚摸着我的头顶，“别哭了，我怎么舍得让姐姐死呢。”

我不理他，仍旧哭个不停，这些天的委屈一齐涌了上来。

他说：“我一直都在。”

“不，不。”

我啜泣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酝酿了很久，我低低道：“给我个痛快吧，别再折磨我了。”

眼前人也蹲下，双手轻搭我肩膀，略显焦急，“我不再骗你就是了。”

我不答他，只听他又开口：“你该不会以为我真要杀了你吧？”

“不然呢！”

我怒了，近乎嘶吼。

“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心里没点数吗？”

气愤更盛恐惧，我瞪着他，不再害怕，大不了一死，还能怎样？

六七伸手擦掉我的泪，“别这样，我们和好吧。”

我真想啐他一脸，但口干舌燥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什么时候跟你好过！”

“昨晚啊。”

“你要点脸吧。”

他笑了笑，近乎哄骗地眨了眨眼，“我以后都听姐姐的，可以吗？”

我渐渐镇定，不愿再在他面前落泪，只红着眼圈瞪他，“我不信。”

“谁在那边？”

木屋的方向传来声音，是一位长者手提弓弩，举着火把。

待看清我们是人，且一身鲜血，不知该上前还是退后。

六七十分淡定地起身，挂上人畜无害的微笑：“我们遇了野兽，好不容易逃出来，不知可否借宿一晚。”

那老人松了口气，见周围并无其他生物，只有我在地抹泪，俨然受了惊吓的模样，放心道：“可以可以，快跟我进来吧。”

老两口带着个十几岁的女儿，打猎为生，墙上挂了些战利品。

屋子不大，但温馨。

女主人端上两碗热水，“先喝点水吧，这林子偏僻，很难找到吃的，我家老头子去给你们煮面了，很快就好。”

碗上都有着三两缺口，显然日子不好过。

我道谢后一饮而下，温暖了许多。

老人家很和蔼，“这里想要进趟城要走上两三天，你们二人这是迷路了？”

我点点头，确实很难解释我们为何出现在这。

六七拉了我的手，笑道：“我们本是游玩，不小心进了林子，还遭遇了猛兽，多亏二位救命。”

老婆婆笑着摇了摇手，“是你们运气好，我们岁数大了，帮不上什么忙。芳芳，快去拿些草药来。”

那女儿应声去了，很快又回来，将草药放在桌上，怯生生道：“娘，爹说这些只能止止血，不知道管不管用。”

话是对我们说的，但想必女孩鲜少见到生人，不敢直视我们。

我见女孩单纯可爱，放下心来，恢复了说话的能力，“谢谢你们，这就足够了。我叫小月，还未请教如何称呼？”

婆婆笑道：“我老头子姓赵。”复又将目光投向我们握在一块的双手，“你们是？”

我才反应过来手被抓着，赶紧抽出，“他是我弟弟，叫他小七就行。”

话说出口，我便不敢看他，微微瞟到他饱含深意的笑。

幸好赵叔出来打了圆场，他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面露窘迫，“家里吃的不多了，只够一碗。”

六七笑了笑，摆了我一道，“我不饿，姐姐吃吧。”

在众人的凝视下，我着实磨不开面子，才刚说了姐弟关系，我要是不照顾他，岂不很奇怪？

只得谦让道：“还是弟弟先吃吧。”

某人得寸进尺，“可我手腕扭伤了，要不姐姐喂我吧。”

我瞪他一眼，警告他见好就收。

他弯着嘴角不给回应。

我暗中腹诽：你就是饿的不够！

不管这么多，我低头吃面，三下五除二就基本只有汤了。

往他面前一推：“给。”

他很给面子，委屈吧啦的用左手端着碗喝了起来。

很好，做戏就要做全套。

以后你就当右手废了吧。

再抬眼，面前三人正表情不一地看着我们。

哎，好恶毒的姐姐形象。

林中木屋显然不会有过多空间，只两间屋子。

匀给我们一间，那一家三口便挤在一起。

又是难熬的独处时光，我坐在门口的凳子上，床边少年涂着草药，很是笨拙，偶尔还渗出些鲜血。

原来他还没好，只是精神充沛的样子，真不像有伤在身。

“姐姐来帮我一下。”

“不。”

如果可以，我要拒绝一切肢体接触。

“呀！”

门口少女叫了一声，连忙转过身去，“那个，娘让我给哥哥姐姐拿了两件衣服。”

芳芳有些慌乱，红了耳根。

我这才反应过来屋里有个半裸的男人，唐突了别人很是不好。

连忙上前接过她手里的衣服：“谢谢。”

赵叔赵婶人很好，看我们衣服破烂又沾满血迹，特意找了两套干净的给我们送来。

芳芳有些害羞，没说话，帮我们从外面关上了门。

我将其中一套扔给他，“快穿上。”

“姐姐不帮我把伤口包好，这衣服也得脏。”

六七无赖般开口，“叫他们看见了，更觉得你这个做姐姐的很不好。”

我忍了心中不悦，快步过去给他上了药，再狠狠勒上布条，多缠几圈，保证不露血。

所以当赵叔端着水盆进来，就看见少年一脸隐忍，十分痛苦的模样。

赵叔放下盆，笑道：“乡下人粗野惯了，又忘了叫门，抱歉抱歉。”

我赶忙收起不悦，回应道：“没关系，是我们给您添麻烦了。”

赵叔摆摆手：“不打紧不打紧，你们也别客气，就当自己家一样。”

又转眼看六七身上胡乱缠绕的绑带，“用我帮忙吗？”

六七拒绝：“是我惹了姐姐生气，就这样吧。”

呵，这个贱人。

果然赵叔看了我一眼，“姑娘，好好照顾你弟弟啊。”

未等我反驳他便推门走了，徒留我僵在原地。

我冷冷瞪着眼前少年：“好玩吗？”

“好玩啊。”

满意的微笑荡漾在他脸上，心情甚好地看着我，忽然贴近暧昧道：“姐姐可要对我好一点呢。”

我推开他，“穿上衣服滚出去。”

倒是头一次，他没反驳，按我说的做了。

搬了凳子堵住门，我便抓紧时间换衣服，终于不用再穿他的衣服了。

胡乱擦把脸，一抬头，铜镜里映出的是一扇窗户。

我摇了摇头，猛兽与毒蛇挥之不去，此刻实在不想主动送上门。

收了逃跑的念头，我开门出去，竟见他们四人坐在桌前，谈笑正欢。

六七叫着叔叔婶婶，宛如一普通少年。

若不是.....

我思绪飘了片刻。

“姐姐。”

少年甜甜叫我，我瞬间回神。

罢了，他最擅长的就是骗人。

赵婶对我道：“你们姐弟还真是好看，长得这般精致，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小姐吧？”

“嗯，我们不是本地人，父亲在外经商，不常在家，姐姐便带我出来游玩，只是我总惹姐姐生气。”

赵叔道：“一家人打不散，这样，你们好好休息，明日我去打些野味。”

几人随意客气了几句，纷纷回房睡觉。

我听着六七随口就来的瞎话，又见一言未发却偷偷看了六七好几眼的少女。

心下感叹，当真是好看的男人最会骗人。

待众人都熄了灯，我冷静着沉声道：“你说都听我的，可还当真？”

月光忽明忽暗，透过窗子洒在地上。

六七轻声回答：“当然。”

随后上前一步靠近我，“只是上次听你话的结果是你从树上摔了下来，姐姐可要考虑清楚。”

“威胁我？”

少年耸了耸肩，似是打趣：“我是怕姐姐心口不一。”

“我能有什么心口不一的。”小声嘟囔了一句，继而吩咐道：“既然听我的，那你睡地上。”

他摸了摸胸口，故作姿态，“可是我受伤了。”

很好，就等这句话了。

我抱了床被子，“没事，我睡地上。”

只要不睡一块，睡哪不行？

谁料刚一起身，就被人从后面抱住：“没有姐姐，我睡不着。”

“起开。”

我用胳膊肘怼他，他没躲，只可怜兮兮开口，“别挣扎，我伤口好疼。”

“这没别人，还装什么？”

他低笑的声音传来，“是你先骗他们的，我不过是配合你。”

“不然呢？我不这么说，难道说我是你绑来的？”

六七仍是笑着，话却狠戾。

“他们要是知道了真相，也该死了。”

我不顾他的阻拦，回头怒视他：“他们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家人，你要是敢杀他们……”

“怎么样？”

他眼神中只有玩味，了然我不能怎样。

我忍着激动，低声道：“算我求你。”

两间房离得并不远，我不敢发出太大动静。

眼前这人何事做不出？

六七丢掉我双手紧抱的被子，将我搂的更紧，“姐姐总要有点求人的样子吧？”

我心一沉，感觉在劫难逃。

他的鼻息打在我额头上，没什么温度，我问：“你要我跪下？”

“哈，那倒是不必。”

月光下，少年低头贴在我耳边，魅惑张口：“我要你，永远留在我身边。”

咒语一般给我下了毒。

我心知逃不掉了。

斟酌许久，我终究是答了一个“好。”

六七极为满意地抱着我回到床上，我背对着他，轻轻落下眼泪，不着痕迹地淹没在发丝里。

“今晚，可不可以不要……”

我咬着下唇，不让自己的声音颤抖，话尚未说得完整。

身后少年单手环住我的腰，又将头埋在我后颈，也答了一个“好。”

难以想象我们能这样和平相处。

我思绪万千，睡不着却不敢动；幸运的是他似乎累了，很快甜甜入梦。

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我也渐渐没了意识。

第二日醒来，只我自己躺在床上。

窗边鸟儿叽喳，见我醒来，纷纷展翅。

我推门出去，没看见一人；又到院中，只见少年熟悉的背影。

走近几步，他竟然在擦拭匕首，手上不少鲜血。

一时怔愣，这一定是梦。

我掐了大腿一把，妈蛋，好疼。

“六七！你不是答应我不杀他们吗！”

“姐姐你说杀什么？”

是女孩清纯的声音，回头只见芳芳手中拿着布条和草药，“哥哥刚才帮我做饭，把手割伤了。”

“.....”

“做饭，你拿着匕首干什么？”

我揉了揉眼睛，这才发现他手上血迹下确有伤口。

六七用匕首指了指地上的土豆，“削皮啊。”

我不禁无语望天，看看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出来的。

恶毒少年从良了？

从良少年略显失望，“还想着给姐姐做顿饭呢，我好笨。”

引得女孩一阵怜悯，鼓起勇气道：“我先帮你把伤口包扎下吧。”

“不必。”“不用了。”

言毕，我跟六七互视一眼，未料到对方也开口。

我接过芳芳手中的东西，笑道，“我来吧。”

芳芳不大乐意给我，想必是对我这不称职的姐姐放心不下。

只是我伸了手，她也不好拒绝，只小声道：“爹娘进城去置办些吃的，这两天你们放心住下，有什么事找我就好。”

我笑着点头应了，心道这古代人就是成熟的早，芳芳这年纪搁在现代也就是个孩子。

待她离开，我坐在眼前‘男孩子’对面，认真给他包扎伤口，毕竟是我误会他在先。

“姐姐还真是小气。”

“嗯？”

“都不让别的女人碰我。”

我抬头瞪他，“果然不能给你好脸。”

六七笑着看我，我低声告诫他，“芳芳是好人家的姑娘，你就别祸害人家了。”

“知道了。”他伸出没受伤的手，轻轻摩挲我脸颊，“只祸害你一个。”

我迅速打了个结，后退一步，离开他的辖制，“你这匕首上为何是个狐狸图案？”

他知我故意岔开话题，并不揭穿，耐心解释，“是我师父走前留给我的。”

“那你师父……”

“我师父是被狐狸精拐走的。”

“……”

我愣了一愣，尴尬道：“不好这样说你师娘吧？”

他笑了，“什么师娘，我师父就是追着一只狐狸走的，再没回来，只留下了这个匕首。我看它锋利，才一直带在身边。”

我连连点头，这小子的师父也是个不负责任的。

不知道年纪不大的他，还经历过什么。

愣神间，少年靠近，“姐姐终于开始关心我了，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

“没了、没了。”我忙摆手，慌乱后退，却忘了脚下凳子，整个人向后倒去。

腰一紧，靠在那人有力的臂弯里，二目相对，我心好似漏掉一拍，只听他低低软语袭来。

“姐姐的腰好细，怎么都抱不够呢？”

带有调戏味道的话语，竟让我微微发热，扭脸不敢正视他，“还不快放开我，一会芳芳看见了怎么解释？”

“解释什么？”

六七忽然抬头，对着不远处惊呆的少女微笑，“就是你看见这样。”

一吻落在我脸颊上，我震惊到不知如何是好，腰间的手很紧，显然不想放开。

他说，“别再偷看我了，我姐姐会不高兴的。”

花季少女最怕被点破心思，逃也似的跑了。

我惊叹六七的观察力，也未料想他能说的这般直白，“你可真是，好歹咱们还住在人家家里。”

他扶我站直，“那便走吧，此地不宜久留。”

彼时的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只觉得不要再给这户人家添麻烦，也就随他去了。

行了一阵，妖风突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他拉着我停在原地，细听周遭声响，脸上浮现一抹微笑，“果然没猜错。”

“什么？”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他却摸了摸我的头，“待会儿乖乖别动，听话。”

话音刚落，对面已有几百人冲来，领头那人坐于马上，正是敬王南宫迟。

“大胆狂徒，还不束手就擒！”

六七将我藏在身后，挑眉浅笑，“敬王坠马不过两日，这便好了？”

南宫迟像是怕他再多说什么，只一声令下，众人纷纷攻来。

六七反手打到一人，顺势抢了他的剑，迅速厮杀起来。

我下意识后退两步，天空惊雷劈下，斗大的雨点打在身上都有些疼痛。

顿时暗无天日，太阳被乌云彻底遮蔽。

转眼地上已然多了许多尸首，大雨冲刷着血迹，如河流般淌向四方。

再看少年已将剑直指南宫迟，四周再无一人生还，就连南宫迟的战马都倒在一旁。

不知是雨水还是血水，顺着六七的剑滴嗒落下。

“敬王当知他们不是我的对手。”

南宫迟皱眉，“你刺杀太子，其罪当诛。收手吧，大批追兵即刻就到。”

六七将剑背在身后，“帮敬王铲除对手罢了。”

见南宫迟环顾四周，六七再度开口：“放心，我的剑下，不留活口。”

“六七，你跟着我五年，本王自认待你不错，杀我大哥，绑我侧妃，这仇也是时候清算了。”

少年退了几步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如今再说这些假仁假义的话有什么意义？不过，我也是看在五年的情分上，不杀你。”

“你！”

南宫迟被气的说不出话，他的心思在往日心腹面前暴露得一干二净，六七笑道，“急着杀我不为报仇，敬王是怕别人知道我是你的暗卫，将刺杀太子的罪名扣在你头上。”

毕竟，连坠马都是敬王自己安排的吧。”

“休要胡言！”

南宫迟怒不可遏，手举宝剑却迟迟不敢上前，心知肚明两人武功悬殊。

雨水无情落在少年脸上，他却不为所动，淡然处之，“与其偷偷摸摸陷害太子，不如我这样杀了直截了当。人活在世，想要什么就该全力争取。”

他指的是南宫迟对皇位心之向往，说话时却将我的手握紧三分。

二人一阵沉默，相互对视着。

终是南宫迟也收了剑：“你们走吧。”

六七微微一笑，揽住我腰，飞身离开。

我知皇家多暗斗，今日听他们对话，还是觉得心有余悸，其中内幕甚多，令人惶恐。

如今离了皇城，兴许也是件好事。

这一跑便是大半日，直跑到一处破庙，暂避风雨。

我冷得发抖，六七想生火却因过于潮湿而点不着木柴。

“姐姐，把湿衣服脱了吧。”

知道他是好心，这样的情况若是失温很是危险。只是心中仍有不甘.....

他自嘲着叹息，“怎么说也是佛门重地，我不会乱来。”

少年脸上是鲜少的愧疚，竟让人心生怜爱。

我点点头，脱光衣服，裹上坠落在地的一片红帘。

微薄的帘子根本不够取暖，嘴角很快泛上紫色，一个没站住倒在地上。

六七眼看情形不对，忙也脱了自己衣服，抱住我，滚滚内力传来，令人心跳加速，头昏脑涨。

不知昏昏沉沉多久，终于恢复了知觉。

不大的红帘子紧紧包裹着我们，他见我醒来，如重获至宝，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

语气十分悲凉，“姐姐，我还以为你要死了。”

我弯弯嘴角，无力说话，原来他会这样担心我。

只听少年坚定道：“我不许你死，你就不能死。”

他执拗地像个孩子。

我缓缓喘息：“哪、哪这么容易死。”

话虽如此，心下却也清楚，若不是他一直用内力护着，我早就去见了阎王。

赤裸的身体逐渐恢复温度，我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

正尴尬间，听他冷漠开口，“亏你想尽办法护着那家人，他们却只想拿咱们换官家的赏银。”

六七的声音中满是杀意，我劝他，“或许南宫迟就是正好搜到那里。”

他冷笑，“家中来了陌生人，却在清晨便着急忙慌地进城，不可疑吗？”

“他们女儿还在家。”

“为了咱们不起疑心，连女儿都敢豁得出去。”

看着他认真的神情，我犹豫了，只是心中不信人性至此。

我在乎的，或许本就不是素不相识的人，而是眼前少年杀人如麻。

六七见我不语，安慰道，“你没事便罢了，不然，他们都得偿命。”

我翻了个白眼，“好像是你非要挟持我出来的吧？我死了还不是怪你。”

他伸手捏了我腰一把，我痒得想笑又想躲闪，只听少年耳语：“刚才你没选择跟南宫迟走，已经说明了一切。”

“那是因为你拉着我！”

我不肯承认，方才情急根本没想那么多。

他没再逼问，只自言自语，“说到底我还是要感谢他。”

“谢他放你走？”

“呵，不放？他就该死了。”

是哦，我脑子卡机了。

六七一个翻身将我压在身下，“谢谢他不喜欢你。”

我推了推一脸坏笑的某人，“你、你刚才说了.....”

“我说什么了？姐姐？”

又是这般邪魅的声音，我咽了咽口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如何保证的。

他低头吻了吻我，“姐姐身子这么凉，我再帮你暖和暖和吧。”

柔情似火般笼罩着我，毫无退路可言。

“可这是寺庙！”

我恍然想起他之前的话，意乱情迷在理智的边缘游走。

六七说，“那便让神明作证，保佑我们永生永世在一起。”

用力挣脱一阵，皆是无果，我很恼怒：“你又骗我。”

他不再言语，只用细碎的吻来回应，因着动作太大，刺啦一声，红帘子裂开。

我们二人便这样明目张胆交织在一起。

外面雨声越来越小，橘红色的晚霞十分温柔。

照得我红了脸，不住喘息：“别，别在这。”

虽是地处偏僻，但万一有人路过，岂不无地自容？

“姐姐的意思是，在别处可以？”

六七坏笑着问我，我才发现自己语气暧昧，定是着凉感冒发烧了，脑子不清醒。

于是我猛地摇头，他得意道：“你摇头想必是不换地方的意思。”

“.....”

我不仅打不过他，我还说不过他。

男孩子的坏心思实在太多了！

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感到自己的心在一点点融化。

或许也不是那么糟糕。

第一次尝试着不再闪躲，轻扭了头去正视他。

少年欣喜若狂，“姐姐这样看我，可真让人控制不住。”

这人向来言出必行，也从不控制自己。

奇了怪的，不似之前痛苦，甚至有些酥酥麻麻。

一边担忧外面，一边贪恋着刺激。

我抚摸着他消瘦却宽正的肩膀，锁骨鲜明。

白皙的皮肤上有着新旧不一的疤痕，每一道都恍若在诉说一段往事。

再往下看，胸前是层层布条，没露出什么。

不像我，正被人一览无余。

感受到我的回应，六七微微一颤，动情地看着我，“姐姐，好好享受吧。”

缠绵的快乐让人忘乎所以，希望他快点结束这混乱的一幕，也希望得到更多。

此后，我少了个仇人，多了个.....

哎，我是不是老牛吃嫩草了？

约是过了一月，边境小城客栈中，两个清秀的男子正在用午饭。

稍长的那人问：“所以你到底几岁？”

“十七。”

我：.....

我果然睡了个未成年。

不对！

是我果然被未成年睡了。

六七将鸡腿夹到我碗中，意味深长：“多吃点，姐姐都瘦了。”

“别这样叫我！”我压低声音，迅速环顾四周，见大家并无异样，才安心道：“我现在是哥哥。”

安全起见，我们从破庙出来便易了容。

不过，除了刚开始有人追杀我们，之后的日子都很太平。

反是南樾国不怎么太平。

那日敬王追拿凶手未果，受了重伤回宫，老皇帝最看重的俩儿子一死一伤，一气之下卧床不起，不消多日便一命呜呼。敬王

召了亲信守城李将军，以重兵相压，成功登上皇位。

只有我和六七二人知道，那日并未伤南宫迟分毫。

他造假的技术也是一流。

只可惜内忧未平，外患已起。

如今议论最多的，便是东粼国发起进攻，所向披靡、连拿数城。

“那东粼的柳老将军真是让人闻风丧胆啊，听说都快七十了。”

“可不，说句大逆不道的话，他岁数比咱们先皇还大。也不知道那些官兵怎么当差的，连个老头子都不如。”

“嘿，你可真敢说，虽然咱们这天高皇帝远，你也不能张口就来啊。我不怕，我们还怕惹祸上身呢！”

“怕什么，不定哪天，咱这小城就也归了东粼了。”

众人议论纷纷，我瞟了瞟神情自若的少年，低声道：“说起来，这一切的起因都是你。”

若不是六七一时兴起杀了太子，又怎会出现如今局势？

他坦然地喝了口茶，“那又怎样？”

这.....我竟一时无言以对。

“走吧姐姐，我们去歇晌。”

我摆摆手道：“不行不行，我吃撑了，你自己去躺着吧。”

六七闻言拉了我的小臂，“姐姐不舒服？那更要随我回去躺着，我帮你好好看看。”

看着眼前一如既往的执拧少年，我叹了口气。

“你再这样下去，我怕是要有喜了。”

懊恼到不行，自那次后，我更无拒绝他的理由。

虽然以前拒绝了也不管用吧。

再看眼前那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拉着我的手不进不退。

半晌后开口，“姐姐，咱们成亲吧。”

我一口茶差点喷出来，真正领略了什么叫语不惊人死不休。

见周围人还在讨论战事，方才安抚道：“回房间再说。”

六七关了房门，问我：“是我不够努力吗？”

“啊？”

“姐姐怎么还没有身孕？”

“.....”

这一个月某人都努力过头了好不好！

我按着他坐在椅子上，叫他别这样激动，“你才十七岁，当爹不合适。”

未察觉到少年的不悦，我自顾自说：“何况我大你五岁，还嫁过别人，并不般配。”

pia-da

茶杯碎在六七手中，丝丝鲜红。

我吓了一跳，许久未见他这副模样。

“你这是做什么？”我边说边去看他伤口如何。

少年不管不顾地握紧我的手，鲜血流到我手心，很是滑腻。

这才看清他眼中的愤怒，他审视着我：“你想离开我吗？”

“我可没这么说。”

我低声回答，被他吓得没了气势。

六七微一用力，让我半坐在他腿上，晃动的劲大了，束发簪子便一松，长发垂落半空，露出女儿模样。

“可是姐姐，总想着逃跑。”

他眼中分明布着几根血丝，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轻握了他的手，哄骗，“先包扎伤口好不好？”

“不好。”六七抬手摸着我的脸，“我要姐姐说你也心悦我。”

脸上是点点湿润，我对血液仍旧有着恐惧与阴影，霎时怒火中烧，“你别得寸进尺！”

少年更是被我的态度激怒，改为捏住我的下颚，挑眉问道：“姐姐这是何意？”

“字面意思！你从不问我意见，就会强迫我，我无奈只能从了，你还要我说喜欢你，不可能！”

想是这一个月过于太平，我甚至忘了身边人会间歇性犯病。

此时他冷笑着，那表情熟悉又陌生，颠覆了近日的温柔与迁就，我心一沉，暗暗后悔自己说的话。

他手上加了力度，语气冷漠，“原来姐姐是这样想的，倒是我误会了。”

许久没这样疼过，我很不适应，皱了眉头怒斥他，“你放开！”

六七并不听话，起身将我压到桌子上，茶杯落地一片清脆，他缓缓贴来。

“误会也没关系，我继续强迫罢了。”

言毕便上手扯我衣服，我最烦他这样，心中尽是不安。

抬手阻拦，反被他抓住手腕，我躲过他落下的吻，“你先放开，有话好好说！”

“姐姐想说什么就说吧。”

他低头在我脖颈大力吮吸，难以形容的感觉，我艰难开口：“你这样...我怎么说？”

六七早已拉开我衣服，蹂躏我胸前的雪白，“说不出便别说了。”

继而抬眼看我，半是冷笑，半是嘲讽：“免得姐姐再说什么我不爱听的话，到时候.....”

他用指尖划过我的身体，话语中全是威胁的韵味。

果然本性难移，稍不顺着他，便这样对我，还说什么成亲，哼！分明是想让我跳进火坑！

我痛苦地闭上双眼，表情里充满抗拒与无奈。

只闻他惨笑几声，又抬手描绘我难看的神情，“姐姐真是有一万种气我的方法。”

我心中暗道：我才是要被你气死！

但我决定冷战，再也不理他。

可眼前这位哪是常人？怎么可能因我不悦就束手作罢。

他站在桌边，强行入侵。

这个角度.....

我很快沦陷其中，双手想抓住些什么，却空荡得很。

紧咬下唇，不让自己发出半点声响。

越是隐忍，他便越发用力。

也不知道是不是表情出卖了我，少年得意一笑，后退几步，坐于床边：“姐姐，过来。”

我好面子，断然不肯去，躺在桌子上装死。

僵持不下，六七轻叹道，“那就怪不得我了。”

随即身子腾空，被狠狠丢在床上，少年附身压来，又是一场恶战。

转眼天色已暗，我瘫软在桶中沐浴，细数身上青紫吻痕。

这个没人性的畜生！

畜生端了糕点过来，笑眯眯分外乖巧：“姐姐，我喂你。”

我扭头冷哼一声，仍旧不理他。

六七转到我正面，委屈道：“我只是不想姐姐离开我。”

哎，整个一祖国大好花朵的模样，任谁看了能想到他方才那般凶狠？

我不言语，默默往下沉，将半个脸浸在水中，只留鼻子喘气。

少年享用了一下午大餐，心情大好，连语气也跟着温柔：“我只是想着，和姐姐要是有了孩子，姐姐定然不会再走。”

不知为何，突然想到一句话：靠孩子栓住的男人，就像靠点名留住的学生。

咕嘟。

水里冒出一个泡泡，是我在笑。

病娇的爱，还真是极端。

六七松了口气，拉我，“姐姐快出来吧，我给你上点药，保证肌肤完好如初。”

哼，算这小子识相。

我躺在床上，略感变扭，“要不，咳，算了吧。”

半天没说话，嗓子有些沙哑。

此情此景着实有点诡异，不对，是暧昧。

他盘腿坐在床边，一边抹药一边欣赏，“不行，姐姐这么完美的身体，不能留下一点……”

声音戛然而止，他的手落在我小腹的疤痕上，正是初见那日他的手笔。

短短一月，我甚至想不通怎么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的。

他没准儿也想不通。

“对不起。”

少年声音几不可闻，却不似平日那般玩笑，应当出自真心。

我一愣，随即摆手说：“算了吧。”

反正你欺负我的，又不止这一条。

六七反手一转，拿出匕首给我，分外真诚，“要不你也捅我两刀出出气。”

我翻了个白眼，去打他的手背，“我可没你那么变态。”

少年微怔，不再说话，认真给我上着药。

半晌后突然开口，“我知道你不是她。”

“啊？”

我看着眼前一丝不苟的人，没明白他的意思。

六七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到脸上，“苏月璃那天早没了鼻息，姐姐，你是谁呢？”

“.....”

他竟一直都知道。

少年的声音有些悲凉，脸上也早就没了笑意：“我其实不在意你是谁，我只是怕。”

他垂下眼睑，“怕你来的突然，消失的也突然。”

我伸手抚摸他的脸颊，十分光滑，只是表情暗淡下来，少了往日的光彩。

原是这样，你才总想困住我吗？

你可知道，我若是真能离开，谁人都留不住。

“六七，我不会走了。”

也许是欺骗，也许是安慰，我说不清。

我只是受不了少年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他的脆弱稍纵即逝，复又活力起来，坏笑着道：“姐姐你把腿分开，我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伤了。”

“大可不必！”

我的拒绝在他面前向来算不得数，他强势地按照自己心意做事。

“哎呀，姐姐你流血了。”

“.....”

羞涩顿时袭来，刚才一阵暖流我还当是错觉。

忙推开他，麻利起身，“没事，没事，我要去穿衣服。”

六七不依不饶，“姐姐怎么了？”

我尴尬得快能抠出三室一厅了，低声道：“来那个了。”

“哦。”

少年略微失望，转而又道：“不是我弄伤了姐姐就好。”

看着他诚恳微笑的脸，只觉得自己快原地阵亡了。

怎么能在一个弟弟面前，这么丢人！

古代条件简陋，好在我早有准备，穿戴整齐，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是不是意味着要放七天长假了？

开心的我坐在桌边吃糕点，“你干嘛这副表情？该不会真以为我能有喜吧？”

六七遗憾地摇头，问我：“是不是这几天不能和姐姐同房了？”

我气的拿手中糕点砸他，“做个人吧！你该歇歇了。”

“我不累，姐姐。”

“我累我累我累！”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第二日，风起云涌。

那些茶余饭后的闲言碎语竟真的一语成谶。

大军压境，小城楼上改插了东粼的旗子。

这一夜我睡得很不安稳，噩梦一个接着一个，天微亮时便被厮杀声吵醒。

东粼的战士突然进攻，杀了南樾一个措手不及。

守城的士兵竟连一夜都没能坚持下来。

我站在窗边，楼下火光琳琳；原先热闹的早市如今空无一人。

六七从身后抱住我，将下巴放在我肩膀上，“姐姐不再睡会？”

抚着他放在我腰间的手，我继续注视窗外的苍凉，叹道：“偌大的天下，竟没个安身之所。”

“那不如姐姐选个喜欢的地方，我们在那安家。”

少年描绘着美好的未来，我的思绪却飘荡的有些远。

国将不国，何处为家？

我转过身去看他，“连年战乱，我们该怎么办？”

“姐姐多虑了。”他抬手描绘我的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我摇头叹息：“知道你武功高，可我不想你再打打杀杀了。”

没能说出口的，是梦中场景。

那个日日缠着我的少年，终究.....

六七低头亲了亲我额头，语调诱人，“姐姐如今这般担心我，可真叫人心动。”

“我是担心你死了，没人保护我。”

没好气地瞪他一眼，这人真是无一刻正经的。

他浅浅笑着，“与其担心那么多，不如多看看眼前人。”

我气的捶他，“看你看得还不够啊！”

“不够。”

正调笑间，客栈已被占领，士兵们‘噔噔噔’冲了上来，挨门挨户地搜寻。

抢夺财宝、虏掠女子。

自古成王败寇，这是难逃的现实。

踹开我们房门的几人带了浓浓酒气，盔甲东倒西歪，似是在提前庆祝胜利。

他们径直朝我走来，“咦？这小客栈竟还藏着个美人！”

其他人也大笑着附和：“还真是，快过来陪大爷乐呵乐呵。”

我略带担忧地看了他们一眼，下一瞬众人七倒八歪，痛苦尖叫着双手捂眼。

原是身边少年随意拿了把瓜子，狠厉飞出，一个不落的插中他们眼珠。

看着那些人眼睑下的两道鲜血，我微微扶额，低声道：“虽是活该，你也不必下手这么重吧。”

六七扫了一眼众人，又回头看我，“若不是听姐姐的，他们此刻都死了。”

那几人的惨叫引来大批士兵，把我们的小屋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暗道不好，这变故发生的突然，昨夜没听到一点风声，不然就该连夜逃了。

醒来时已无逃身余地。

士兵均举着刀剑，直指我们二人；又看地上倒着的几个痛苦万分，一时都愣在原地没敢上前。

六七笑着问我：“姐姐，你说我是杀出去，还是.....”

“你还有更好的办法？”

我着急打断他，都此等危机时刻了，真想不明白他怎么还这副淡然模样。

只见他打开窗子，微微探出半张脸，对着下面巡街的某人喊了声：“表哥。”

那人顿时愣在原地，足足看了好几眼，房中光线不明，不易看清人脸。但他仍旧狠狠指着我们，语气焦灼：“你、你给我站在那别动！”

众士兵谁也没料到这等变故，更不知少年喊的是何人。待看清来人后，纷纷畏缩地退到两旁，开了条路。

进门这人衣着打扮便是不凡，手中佩剑亦彰显华贵，地位可见一斑。

这贵人看清六七后，站在原地。

哭了。

本是一饱经风霜的硬汉形象，此刻表情却与长相格格不入。

六七微笑着说：“表哥，别来无恙。”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静悄悄站在一边，本以为要看一场世纪大战；结果看了场认亲好戏，直叫人惊叹世事无常。

现下想来，身边少年昨夜全当无事发生，实属心中打好了盘算。

那位表哥三步并作两步奔到六七身边，一把将他搂住，“臭小子，我们还以为、以为……”

紧接着是被呜咽掩盖的声音，少年推了推他，示意放开，“我哪那么容易死。”

“柳祈！整整五年，你音信全无，你……”

过于激动的大将忽然意识到还有一堆围观者，皱着眉回头命令：“你们都退下。”

又看地上被惩罚的几人，也不问原由，恶狠狠道：“把他们几个关起来，等候发落。”

那几个瞎子听声音也知道来者何人，忙争先恐后跪着磕头：“殿下饶命，饶命啊……”

转眼被无情拖走，屋子中只留了我们三人。

六七握住我的手，介绍道：“这是我表哥，东粼皇子顾白钰。”

顾白钰揉了揉眼，才发现站在暗处的我，打量一番道：“这位是？对了表弟，前年你姑姑已是皇后，我也被封为太子了。”

少年自然不在意这些，只拉了我上前，“这是你弟媳。”

我忙用手肘怼他，“别瞎说。”

那位东粼太子看我一眼继而了然大笑：“弟妹当真美人矣，那几人我回去定好好收拾！”

我好奇他为何这样说，顾白钰又道：“弟妹你不知道，小时候我拿他一把喜爱的扇子，他都追着我打了两个月。”

“咳。”

少年清了清嗓子，阻止那人再说。

我扯了扯六七袖子，小声问他，“既然你有这关系，怎么不早说？”

害我白白担心一场。

六七道：“因为，我不知道姐姐愿不愿意跟我回家。”

他眼神真切，我却不知该如何作答。

顾白钰狠狠捶他肩膀，“不回家去哪？这五年舅舅想你都快想疯了。”

身边少年笑了笑说：“也是，成亲总该告诉我爹一声。”

自打进了东粼境内，一派祥和，俨然是战胜的一方。

顾白钰先行回宫复命，我们二人便一路游玩过去。

这些日子从他们口中得知，东粼原是小国，只有南樾四分之一大小，如今能打到两国国土不相上下，多亏了南樾太子遭人刺

杀，老皇帝驾崩，政局不稳。

我摇了摇身边少年的胳膊，问他：“你杀太子该不会是为了……”

“嘘！”他伸了指点在我唇上，“姐姐别告诉他们，免得到时候都来烦我。”

“我险些以为你是安插在南宫迟身边的卧底。”

六七笑道：“卧底能有我这般随性？”

他摸了摸匕首，“从前觉得杀人有趣才跟着他，自打见了姐姐，才知道有更好玩的事情。”

我故意瞪大眼睛质问他：“我就是个玩物？”

少年浅笑不答，见我即将动怒，复又开口。

“姐姐无可替代，只能娶回家了。”

闻言我心中一甜，暂时忘了反驳。

他的声音总是这般蛊惑人心，叫人忘乎所以。

待我们回到他家附近那日，两国已经停战议和，毕竟战争是件劳民伤财的事；东邻都占了这么大的便宜，也该见好就收。

其中细节种种我一概不关心，此刻关心的乃是……

“那个，我真要去你家？”

六七“嗯？”了一声，上扬的尾调不容拒绝，我只得换了个问法：“你家都有什么人啊？”

他想了想道：“好几年没回去了，我也不清楚。”

“.....”

多孝顺一大儿子。

当‘柳府’二字映入眼帘，我忽然想到什么。

“你姓柳，你爹还是皇后的哥哥，那岂不是.....”

“我爹就是那个年近七旬的柳将军。”

好家伙，不是大儿子，是小儿子。

一路上这位老将军的传言可是不少，威风凛凛老当益壮，从未打过败仗。

我着实没把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和眼前少年联系到一块。

虽然少年武功高强俨然从小习武，但他从不干什么正事，倒像个爱调戏民女的富家小白脸。

这厢我还在思索，那边六七已经叩门命小厮通传，尚未听清他说了什么，便有两人快步出来。

一个是先我们几日到的顾白钰，另一位头发花白但神采奕奕，看上去顶多五十来岁。

三人先是一阵沉默，六七先开口叫了一声“爹。”算是打破僵局。

老将军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愣了半天，双手握上六七肩膀连连道：“好、好、好。”

正在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好的时候，柳老将军忍泪诉说：“你活着就好。”

.....

我甚是不明白这位父亲和那位表哥，怎么要求都如此低。

都低到人类的底线了。

顾白钰笑着招呼我，“进去说，进去说。”

我忸怩半天，还是上前尊敬行了一礼，“叔叔好。”

柳老将军十分欣慰地伸出两只手，一手拉了我，一手拉他儿子，“好，好，白钰都跟我说了，快进来吧。”

这一家子皆是急性子，刚进正堂，老将军就满怀期待地对我说：“下月初六是个好日子，最宜办喜事。”

我思忖片刻，着实不知道该如何拒绝一个七旬老人。

看着他期待的眼神，我终是点了点头。

尽管今日已是二十九，距离下月初六只剩七天。

老人用力拍了拍自己儿子的手臂：“柳祈，你以后可给我安分点。”

又转头笑着看我，“奔波一路累了吧。”随即召来小厮：“带苏姑娘到客房休息。”

六七拉住我，“不用了，她跟我住。”

老将军不悦地皱眉：“还没成亲岂能住在一起？”

顾白钰低声劝他，“舅舅，好不容易有个姑娘在他身边这么久还毫发无损，且愿意嫁给他，您还是别拦了。”

柳将军若有所思了半天：“有理，有理。”

“.....”

我怎么好像掉坑里了？

如今已是盛夏，池塘中栽满荷花，绿得连成一片，犹如平地；若不是其中几朵立起的粉红，着实让人难以分辨。

这抹绿色为古色古香的院子增添了点点生机。

“少爷，少夫人。”

四个丫鬟端着托盘恭敬行了一礼，住进将军府的第三天，我对这称呼终于算是略有免疫。

为首站着的已到中年，是六七的乳娘。我有轻微的脸盲，众多丫鬟小厮我向来记不住，只这人胸前硕大的凸起，可见十分敬业，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隐约得知六七自幼丧母，他没说我也不好多问，说起来不过相识几月，何苦提人家的伤心事？

乳娘笑着道：“连夜赶至的喜服，快试试合不合身，不行好命人去改。”

四人手中的尽是耀眼的红色，镶着金丝，在午后的烈日下甚为耀眼。

从前只在电视中见过凤冠霞披，此刻这东西就摆在眼前，倒像是充满魔力，我不自觉伸手摸了摸。

少年素会察言观色，“从没见过姐姐穿过红色，换上给我瞧瞧？”

我浅笑不语，他早已命人将东西放到房内，乳娘不放心：“喜服繁琐，老奴留下服侍少夫人穿吧。”

六七甩了个眼神，乳娘连连道“是”，遂带着丫头快步离开了。

那衣服里三层外三层，我翻了翻道：“是有些不会穿。”

“没事姐姐，我帮你。”

少年言毕双手并用来帮我宽衣，我咒骂着拍开他的手：“脱衣服我还是会的！”

他将我揽到怀中，沉声道：“姐姐每次都磨磨蹭蹭，我还当姐姐不会呢。”

“不用你了，出去等着！”

我怒推他一把，羞红了双耳，脑中尽是他每次迫不及待撕扯我衣服的样子。

六七轻点我鼻头，宠溺笑道：“好。”

这般温柔乖巧，让人无法跟他生气。

眼见他走到外间，我迫不及待去试喜服，哪个女人不爱美呢？

何况是那迷人又庄重的红色，带了诱惑与承诺。

先是一层红纱打底，镜中人的曼妙身材均被红色加了滤镜，显得更为动人；我反复照了铜镜，好似找回了试衣间的快乐。

正研究第二件该穿什么，便觉腰身一紧，耳边声音略带沙哑：“别穿了，还得脱。”

我一边掰他手指，一边推搡：“好歹你也换上让我瞧瞧。”

“留着成亲当日再给姐姐看吧。”

脖颈上是他呼出的热气，迷得人头昏，少年抱我旋转两圈便倒在床上。我伸手阻挡在他胸前：“不如这个也留到当日？”

他亲了亲我脖子，呢喃：“可是我等不及了。”

直至黄昏，我们也没将喜服试明白，好在量体裁衣，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便吩咐丫鬟收拾整齐放到一边。

我发誓成亲前绝对不试这衣服了。

翌日清晨，我迷糊翻身，枕边空空荡荡；浑身疲惫，本是不愿睁眼，闻得院外打斗声不断，心中忧虑，只得起身快步去瞧。

翩翩少年身着素衣，手握软剑，正和他老子比武。

老将军手拿双刀，孔武有力，一点没让着他儿子。

啊，多父慈子孝的一幕。

二人打的入迷，惊落了一地树叶；远处立着几个端茶递水的丫头，皆是不敢上前。

大刀劈来，少年微一闪身轻松躲过，后退半步虚晃一招，反带剑气袭来，老将军躲闪不及，脚下一绊险些摔倒。

好在少年有点良心，伸手拉了老人一把。

将军叹道：“老了老了，连你这个小兔崽子都打不过了。”

少年随意将剑扔在一旁，只说了四个字：“愿赌服输。”

“罢了，老夫以后再不喝酒。”

原来这二人竟是比武打赌，只见少年冲我一弯嘴角：“吵醒姐姐了。”

我忙摆手，“没有，没有，是我起的太晚。”

不好意思地朝他父亲微笑，老人面前，我素来乖的很。

老将军输了，显然心绪不佳，“柳祈，你如今武功大有所成，正是为国效力的时候，为父年纪大了，也该退下来了。”

少年并不领情，甚至连拒绝都懒得拒绝，径直走到我身边，摩挲我的手，顺便恶意将汗抹了过来。

我嫌恶地瞪他一眼，劝他莫要不尊重自己老子。

柳将军叹气道：“我就你这一个儿子，总要有人继承我的位置吧？”

“反正这人不是我。”

六七回了一句，像个顽劣叛逆的孩子。

我讪笑着看他：“可真是道德都绑架不了你，因为你没有道德。”

想来他是听不大懂，只宠溺地揉了揉我来不及挽起的发，“姐姐知道可真多。”

“咳咳。”

老将军清了清嗓子，“你二人闲着也无事，不如随我去军营看看，领略一下咱们东瓯的国威。”

“不去。”

我捶他一拳，暗示他不要如此不给面子，继而笑着答应了，“好啊。”

柳老将军一早换了戎装，分外威严，与家中见到的和蔼样子判若两人。

军营众人见了他，也无一人敢造次，皆是恭敬行礼，又退避三舍。

跟在他身后的我们狐假虎威，也威风了一把。

只可惜我们二人穿着随意，我还戴了淡粉面纱，与肃立的军营格格不入。

戳了戳身边人：“不知道你穿战服是什么样子哦？”

顺带脑补了一幅制服诱惑.....

挺拔的身姿，严肃的表情。

问完即是后悔，我这是怎么了？

昨天幻想他穿红衣的样子，今天又.....完了完了，我中毒了。

六七没回答我，只帮我把面纱往上拉了三分，更好的遮挡容貌。

哼，这个小气的男人。

我就应该天天出去抛头露面招蜂引蝶，气死他！

转了没一整圈，便见几个士兵操练得不到位，一丝不苟的老将军容不得一点疏忽，扔下我们闲逛，转身万分严厉地训练着他们。

忽然能理解为何两月不足，南樾便败成那样。

行至人少处，我问他，“你爹看起来很严格，但怎么对你那么纵容？”

他答非所问，“姐姐猜一猜，我为何叫柳祈。”

“嗯...”想是谐音梗，“你是柳家第七个孩子？”

“是，也不是。”他望着远处不再年轻的将军，“我爹的前六个孩子，都死了。”

我略心惊地看着他，说好不揭伤疤，却还是问了出口。

少年语气不咸不淡地给我讲着往事，“有生于战乱而早夭的，也有征战沙场丧命的。我娘去世前给我取了一个祈祷的祈字，唯是盼着我能活。”

他果然有着不幸的童年，我一眨不眨地凝视他，害怕错过任何一个神情。

甚至忽略了自己为何这般在意。

只见少年眼含柔情，似是不想我担心，摸了摸我脸颊，“姐姐过于紧张了，自幼便有姑姑和表哥陪我，很好。”

这些人却没一个简单的.....

他娘面对着生一子死一子的悲凉，他爹注定在大国与小家之间权衡。

所谓的姑姑是皇妃，宫墙之中，又能分多少心思在他身上？

表哥如今已是太子，可见政绩过人；如此亲近几分为情？几分为利？

我扑到他怀里，没说一个字。

生长在普通家庭的我，或许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甚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唯有肢体上的安慰。

“姐姐大庭广众便投怀送抱，可叫我有些措手不及呢。”

少年抚我后背，嘴里全是玩笑话。就连悲惨的经历都被他一带而过。

“柳祈。”

我第一次叫了他的本名，在他怀里不敢抬头。

只闷闷道：“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你了。”

他放在我背上的手一僵，随即将下巴放在我头顶，轻轻发笑。

我忙推开他，后退半步。

眼里全是诧异。

“你是不是又长高了？”

之前分明没有高出一整头的！

他微低了头，附在我耳边：“姐姐是怕亲不到我吗？”

“.....”

未等我回答，六七一手按住我后脑，强迫我仰头，随即吻了下来。

我瞪大眼睛，万分慌张，怎么非得在这些不合时宜的地方做这种事？

所幸他只停留了一秒，继而笑道：“别担心，我可以低头。”

初六着实是个好日子，艳阳高照，就连池塘里总不愿展开花瓣的那朵都绽放了起来。

十里红妆，我从将军府出发，围绕着皇城转了整整一圈，再回来，热得险些中暑。

隔着盖头我只能看见柳祈的双脚和衣袍底端。

正如初见那日，也是先看到双脚.....

我擦了擦手心的汗，不知心中在胡乱想些什么，既然选择了接受，何不快活些？

幸好如今少年身着红衣，喜气吉祥。

依着古礼走了流程，我整个人都懵懵的，好奇怎么稀里糊涂就结了婚，却又对未来有着无尽幻想。喜婆带我回了喜房，时候尚早，需得天黑新郎官才能回来。

左等右等，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掀起盖头偷瞧，喜婆忙上前阻拦：“使不得使不得，这盖头得等新郎来掀，要不然不吉利的。”

我暗自笑了笑放下盖头，与他之间，还能不吉利到哪去？

是何时不再恨他的呢？

想不出答案，唯一深刻的是他一声声叫着姐姐，着实迷人。

女人果然都是声音控。

少年的声音清爽，却又总带着魅惑，令人无法抗拒。

每每想起都觉心中甜腻，甜到忘记从前种种。

思及此处，我垂头看着嫁衣上的花纹，暗自嘲讽：我还真是个好忘了伤疤忘了疼的人。

门被推开，一抹熟悉的红色靠近。

喜婆笑着唠叨吉祥话：“盖头挑三挑，一胎生三小。”

我撇撇嘴，跟某人的心愿一拍即合。

六七手拿秤杆将盖头掀开，与我对视而笑。

少年此时脸带红晕，微眯了眼，像个害羞的大男孩。

喜婆又端着酒凑过来，“新人共饮合卺酒，琴瑟和鸣恩爱久。”

“下去吧。”

喜婆本想继续唠叨，但见少年虽长得青涩可人，眼神却凌厉，明显不好惹的样子。连忙带着丫头退了出去，顺带合好房门。

关门的一瞬间，他便扑了过来，双手撑在床上将我困住，我微微后仰，嗅了嗅他身上浓浓的酒气。

高冷如他，仍是逃不脱众人灌酒。

皇宫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门多，路绕，容易迷路。

好不容易到了皇后的居所，已近乎正午，太阳大的很。

所幸皇后没让我们等，直接传我们进殿。

依葫芦画瓢地行了礼，便暗暗打量正座上的女人。

眉目端正，却又透着柔情；四十多岁的年纪，保养的却甚好，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小祈一晃都这么大了，竟到了成婚的年纪。”

六七微点了点头，并未答话，皇后笑得慈眉善目，“茶茶前年也成了婚，还念叨着你这许多年不回来，从前你们最爱在一处玩儿。”

嗯？茶茶？

怎么没听他说过？

他比我站的靠前，我只能看见他背影，却见不得表情。

只听他难得带了点关心的问：“成亲了？表姐嫁的谁？”

皇后似乎很满意他的态度，端起茶杯润了润嗓子，“镇远侯的二公子，如今住在边境，你再想见她可难了。”

“哦。”

少年仍旧惜字如金，只是语气中略带着的失望，很容易便被我发现了。

此刻我像个局外人一般，听他们聊着我不曾参与的过去。

“小祈这些年去哪了？不然你跟茶茶青梅竹马.....”

话说了一半，她便抬眼看我，轻笑道：“本宫真是年纪大了，净爱回忆往事，月璃快走近些，让我好好瞧瞧。”

虽是不喜和陌生人触碰，但念在她是六七的姑姑，我还是伸手和她握住，任由她上下打量。

“小祈的眼光向来很好。”皇后笑着点头，我也知道我现在这副皮囊很美，不然当初也不配成为皇子间暗害的工具。

只是再无心听她夸我，心中多了个名为‘茶茶’的人物。

她是他的表姐，还青梅竹马。

这会不会是他喜欢我这个姐姐的根源？

皇后不愧为皇后，不曾为难我的身世、年纪，只不咸不淡地讲了几句往事，便让我整个人都闷闷的。

直到告别了皇后，逛至御花园，我仍旧提不起任何兴趣。

“姐姐这是怎么了？”

六七抬手摸了摸我额头，“是不是太热中了暑气？”

我拍开他的手，烦躁，“别叫我姐姐。”

如果你也这样叫过别人。

“为什么？”少年揽住我的肩，强迫我正视着他，“姐姐是想让我叫你娘子吗？也可以。”

我叹了口气，挣脱开他的手，转过身去，“也许我这么说你不同意，但你跟我成了亲就不能再喜欢别人。”

毕竟他是古人，所谓的三妻四妾很正常。

如果他不愿意，那我还是走吧。

身后安静了半晌，才传来微不可闻的笑声：“要是我喜欢上别人，姐姐怎么办？”

“我，我可以走。反正.....”

“反正什么？”

后面的话还未说出口，便传来他的追问，语气中的不悦显而易见。

“反正、反正一直都是你强迫我的，你要是不喜欢我了.....我走很正常吧？”

我的声音越来越没底气，更不敢回头看他。

果不其然六七冷笑一声，“姐姐真是想尽一切借口离开我。”

“我没有！”

忙转身去看他，少年不复早前柔情，眼神中多了几分阴鸷。

略有些心虚，明明是我质问他，怎么好像又变成我的错了？

“皇后说你跟你表姐青梅竹马.....”

趁他发作之前，我赶紧说出心中症结。

不敢矫情，万一病娇犯病了可不好，不好。

“原来姐姐是吃醋了。”

不出所料六七收了严肃表情，又轻笑起来，“姑姑学问不好，总是乱用成语。”

“.....”

他抬手揉了揉我的发，顺带将我揽入怀中，“没想到姐姐这般在意我。”

废话！

敢情你以为我乐意前脚结婚后脚就逃跑？

主要是你从来没和我培养过感情，上来就.....谁知道我会不会是个玩物或者替身之类的。

“姐姐还是不够了解我。”

“嗯？”

“我要是喜欢我表姐，能远走南樾，将她拱手让人？”

“诶.....好像是不可能。”

完蛋，我怎么智商清零了？

就以这臭小子的性格，喜欢谁绑架谁！

“那你还这么关心她？”

我暗戳戳抬头看他，只见他脸上洋着笑意，“随口问问，没想到姐姐反应这么大。”

“我哪有？”

少年轻敲了我脑门，“这么不信任我，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啊...不收拾行不行？”

我在这个臭小子面前算是卑微到极点了。

他开心道：“不行！”

不出半月，又一件喜事传来。

彼时我正鼓捣着将军府中年久失修的乐器们，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我从小学了小提琴、古筝、吉他.....

嗯，一个都没练好。

能弹个小星星就不错了。

“真没想到姐姐这般多才多艺。”

“我才是真没想到能有人这么捧场。”

简直是捧臭脚。

六七温柔地笑，“姐姐喜欢就玩玩，不必当真。”

“可是过几日不是要去参加宫宴？女眷总是要表演些才艺的。”

熟读穿越小说的我深知套路，往往女主会被邀请展示才艺；多少我比那些穿越者强点，我会弹小星星。

哦对了，还有生日快乐歌。

“刚才那首就不错。”

“不行不行，太敷衍了，多丢人啊。”

“那就什么也别弹。”六七从后面抱住我，沉声在我耳边道：“免得姐姐过于引人注目，我又要杀人。”

“.....”

丢人总好过杀人，我还是积点德吧！

所幸我不是女主，只是个女配。

是以宫宴上压根儿没人搭理我，除了身边为我布菜的少年。

这次宫宴的主题是太子迎娶太子妃，普天同庆。

更是为了彰显东邻南樾两国友好，太子妃为南樾前来和亲的公主。

当我再度见到那个十五岁的姑娘，她仍旧年轻傲慢，只是眼神中多了几分阴霾，家国的巨变，使她不再盛气凌人。

顾白钰娶的不是别人，正是和我有一面之缘的南宫春。

先前并不知是她，如今宴上相见，我与她仿佛对调了身份。

只见她的眼神穿过人群，直直打在我身上。

寒气逼人。

想来她是恨透了我。

冰凉的手攥成拳头，却被人紧紧包住，他轻声说：“别怕，有我在。”

恍若吃了一颗定心丸，我看向面不改色的少年，忽然觉得很安心。

南宫春的眼神依旧狠戾，仿佛下一刻就能掏出暗器，也杀个太子作为报复。

又或者手持长剑，向我袭来。

可直到最后，什么也没发生。

我悬着的心却一直难以放下。

不出几日，皇后再次召唤我们进宫。

少年手摇扇子没看传旨公公一眼，言简意赅：“不去。”

“这……小少爷莫要为难奴才，奴才回去不好交差啊！”

我也在一旁劝他，“要不还是去吧。”

“上次已经是给了姐姐面子，况且我也猜到她要说什么了。”

皇后的意思，我自然也心知肚明，他们放在心头的柳祈娶了一个大他五岁的女人，自是不喜，不然上次也不会故意提起往事。

如今南宫春嫁过来，怕是要添油加醋把我的黑历史说上一番。

传旨的公公虽然不乐意，但也是怕极了眼前少年，争取了几句无果后便讪讪退去。

上午方婉拒了皇后，下午便有不速之客登门。

南宫春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挡了我们赏花喂锦鲤。

还没寒暄几句，她便迫不及待地开口，“柳公子可知这老女人曾是我哥哥的小妾。”

说完得意地看向我，宛如一个胜利者。

这话想来已经传到了皇后的耳朵里，只是未见效果，南宫春恨不得我立时遭报应，方才眼巴巴地跑到将军府直接找柳祈。

只是她未曾想过眼前少年的另一层身份。

六七轻扇着风，上前两步到南宫春对面，很是和蔼：“我知道。”

南宫春一愣，又听少年平静地道：“而且你大哥，就是我杀的。”

“是你！”

万是没想到，两个大仇人正成双成对地站在自己眼前；南宫春恨极了，早忘了自己身份，猛地去推六七，却被他一个微闪躲开。

只听噗通一声，南宫春用力过猛落了水。

少年故意叹息：“姐姐，你看我善良吗？都不对女人动手了。”

呵，你可真是长大了，都改了心理攻击了。

我撇他一眼：“真希望当初你对我也高抬贵手。”

“姐姐是个例外。”

六七坏笑着来我身边，静看水中人挣扎。

下人闻声赶来，却因未得自家主子吩咐，迟迟不敢下水救人。

就在南宫春快断气之际，她新婚不久的夫婿赶到，二话没说跳下去将她捞了上来。

也不知是气的还是冻的，瘫软在顾白钰怀中的南宫春咬牙切齿，颤抖着指我们二人：“他们推我！”

顾白钰全身也湿了，很是狼狈，“误会，肯定是误会。”

“才不是！就是、就是他们推我。”

“够了！”

顾白钰也生了气，大声呵斥她，“都闹到人家府里来了，还不嫌丢人吗！”

南宫春当即大哭，“你偏心！我才是你妻子，你居然向着他们！”

男人皱了眉，怀中娇妻瞪着俩红眼圈哭诉，“你是信我还是信他？”

六七冷笑一声，“表哥不必为难，实话告诉你，她与我有仇，想报仇，随时欢迎。”

少年眼含杀意，顾白钰一惊，“什么仇？”

南宫春见事情要被揭发，只得恶人先告状，哭得撕心裂肺，“他杀了我大哥。”

“南樾太子是你杀的？”

六七不语，只点了点头。

顾白钰微怔后放声大笑，“表弟，这是大功一件啊！怎么不早说，我回去禀告父皇论功行赏！”

“.....”

南宫春被气的忘了哭，呆愣在原地。

她的新婚夫婿严肃道：“你既然嫁来了东瀛，就该摆清自己的位置，要是想给你大哥报仇，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你。”

许是过于严厉，南宫春一口气没上来，晕了。

我在一旁看着这变故，不得不说一句。

真舒坦啊。

好吧，我也学坏了。

六七复又摇起折扇，凉风习习，“表哥知道我不想参政，就不必告诉皇上了。”

顾白钰点点头，抱着昏迷的南宫春离开了视线。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幽幽叹道：“和亲公主还真是惨。”

“与我们何干？”

是啊，我们快乐就好了。

随即与他相视一笑，继续赏赏花喂喂鱼，悠哉的很。

真诚感谢各位仙女陪我走到这里，一直有追这小说的都知道我因为超速每天走在被河蟹的边缘，这次能再从小黑屋放出来，也是按要求咔嚓了许多片段。

原本安排的是开放式结局，但因为总是被请进小黑屋，我也是深感无趣，后面情节不想写了，所以随便结了个尾，我随便写，你们也就凑合看吧。

这次写文评论区意见蛮多呐，你们随便说，反正我也不改，哈哈。

大约是岁数大了，就不大要脸了。

其实我得有十来年没看过小说了，当然更没写过。我当年最爱看的小说是《微微一笑很倾城》，哈，有年代感吧，恐怕有些小盆友都没看过。

关于‘病娇’，我没看过这种文，甚至都不知道这词啥意思。找了小度了解一下，忽然觉得这性格的男主应该蛮有意思的，于是我就写了。

跟三观啥的没关系吧.....纯属自娱自乐。

好了，我们下一部再见。

我会注意安全驾驶的！